

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

A Study on the Style and Layout of Western Xia Kingdom Tombs

孟凡人

Meng Fanren

内容提要：

西夏是与宋对峙的西北地区地方民族割据政权，西夏王自称“皇帝”，并将其死后墓地称“陵”，凡此均不属于中国正统朝代和帝陵序列范畴。但是，从西夏陵来看，其形制布局不仅比拟于帝陵，而且还多有创制，并与唐宋帝陵形制布局有承袭演变关系，进而对后代帝陵形制布局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在研究西夏陵独特的形制布局时，可将其纳入中国帝陵体系之中一并通盘考虑。本文主要是以正式全面发掘的西夏三号陵陵园的成果为样本，在整合、归纳和总结西夏陵此前已有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西夏陵陵园的形制布局，分析西夏诸陵园间形制布局的异同，区分陵园形制布局的类型。然后据此又对西夏诸陵的陵号、年代和陵主问题，以及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的渊源，形制布局变化的原因和形制布局的寓意等问题略作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

党项族 西夏陵 形制布局 陵城 地宫 陵主

ABSTRACT:

The Western Xia (*Xi xia*) Kingdom was a Tangut separatist regim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onfronting the Song Empire (960-1279). The king named himself “emperor” (*huang di*) and his tomb “mausoleum” (*ling*, the Chinese name for an imperial tomb), but the kingdom was not an orthodox Chinese dynasty, nor were the tombs pa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usoleum sequence. However, the tombs of the Tangut tribal kingdom resemble Chinese imperial mausoleums with the style and layout and their own creative elements.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styles and layouts of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he Tang (618-907) and the Song dynasties, the Western Xia tombs cast influence over later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Western Xia tombs can be exam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verall Chinese imperial mausoleum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the full excavation of the Western Xia’s cemetery No. 3, integrates and summarizes previou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s the basis of its argument, analyzes the styles and layouts of the Kingdom’s tombs, and distinguishes and classifies their forms and layout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names, dates, and owners of each tomb of the Western Xia Kingdom,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cemetery’s styles and layouts.

KEY WRDS:

Tangut, tombs of the Western Xia Kingdom, style and layout, tomb city, underground chamber, tomb owner

第一节 西夏陵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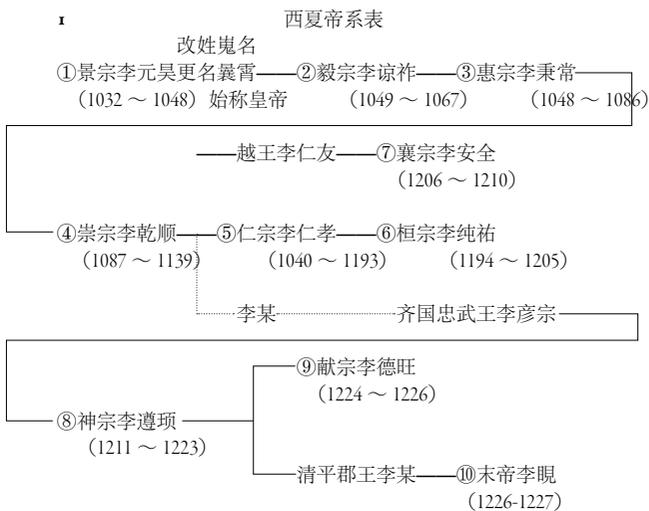
一 西夏地方民族政权的建立与灭亡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史称析支)。南北朝末期始见于史籍,隋末唐初活动范围逐渐扩展,与唐朝关系密切,并被唐朝两赐李姓。唐末拓跋思恭率部镇压黄巢起义,升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进爵夏国公,统领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米脂)、宥(今陕西定边东)四州。入宋以后,党项首领屡受宋封。如宋太祖时李彝殷(后改殷为兴)死后赠封为夏王;太宗时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任定难军节度使,赐李继迁姓名赵保吉,任银州观察使;真宗时封李德明为西平王,任定难军节度使。虽然如此,但西夏却与宋朝“和”、“战”不断反复,西夏甚至联合辽抗宋,故辽亦先后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

西夏在与宋的战争中不断拓地,如1002年李继迁攻陷北宋灵州(今宁夏灵武),升为西平府;1020年李德明西迁怀远镇(今宁夏银川),改称兴州。1032年李德明死,子李元昊即位后废宋所赐赵姓,改姓嵬名氏,发布秃发令,升兴州为兴庆府。1034年始建年号开运,继改广运,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又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击败宋军,1036年颁行新制西夏字。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嵬名元昊,以兴庆府为都城,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又自称“邦泥定国兀卒”(“邦泥定国”意为“白上国”,“兀卒”意为“青天子”)。这时夏国的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今宁夏绝大部分、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已为其所有。西夏建国后改用自己的年号,建都城、立官制、定兵制、改仪服、制礼乐、造文字、设蕃学。其典章文物制度多采自宋朝,即所谓“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此后西夏不断发展壮大。

元昊在称帝之初的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四年、五年,在三山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败宋军,七年与宋媾和。是时元昊以夏国主名义称臣,北宋每年给予西夏丰厚的“岁赐”,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夏国自置官属。同年,夏辽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征夏,辽军溃败,夏辽议和,从此直至崇宗李乾顺之末,形成北宋、辽和西夏三足鼎立局势。仁宗仁孝即位前后直至西夏亡前不久,又形成南宋、金和西夏鼎立的局面。从1025年开始,蒙古成吉思汗不断攻夏,1227年即位仅一年的李睨在赴降蒙古时被执杀,随之蒙古军队攻陷都城中兴府(桓宗时改兴庆府为中兴府),西夏灭亡。

西夏自元昊建国迄亡,立国约190年。期间《宋史》称“夏国”,《辽史》和《金史》称“西夏”,共传十帝¹,并追谥李继迁、李德明为皇帝。所谓“皇帝”



乃西夏自称（宋和辽仅封其为王），诸帝死后葬所亦自称“陵”。实际上西夏只是割据的地方民族政权，其自称的“皇帝”和“陵”均不属正统王朝序列。但是，从西夏陵来看，其形制布局不仅比拟于帝陵，而且还多有创制，并与唐宋帝陵形制布局有承袭演变关系，进而又对后代帝陵形制布局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西夏陵独特的形制布局亦可纳入帝陵体系之中。

二 西夏陵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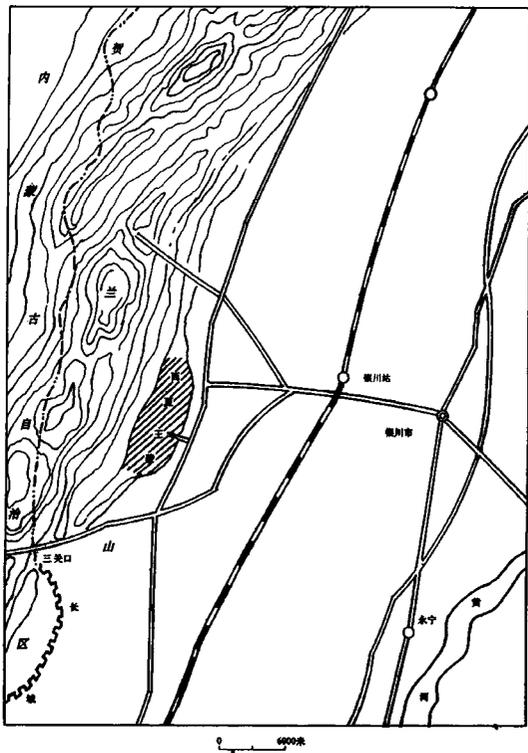
（一）西夏陵的位置和保存状况

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 35 公里，地处贺兰山中段南部东麓山前洪积扇上。该洪积扇属老年性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适于开凿陵墓。陵区以贺兰山为背屏，东依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远眺黄河，俯视银川平原，属“上吉之地”〔图一〕。

蒙古征西夏，贺兰山下是重要战场之一，使西夏陵遭到严重破坏。蒙古灭西夏后，又有组织地彻底摧毁了西夏陵。陵园被破坏后，大量的砖瓦等建筑构件和夯土，在陵园建筑物周围形成原生的倒塌堆积。此后再遭盗掘和自然破坏，部分原生堆积层被盗扰，形成二次再生堆积，西夏陵终成废墟¹。现在西夏陵上面覆盖一层风积沙，大多数陵园只见露出地表的陵塔残迹和断断续续的残垣断壁，陵园形制大体尚能依稀可辨（具体形制和保存状况，参见表一至表四）。

（二）西夏陵的考古工作与本文的研究

西夏陵的考古工作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71 年宁夏博物馆在贺兰山下调查，发现今九号陵，并对碑亭进行了简单清理，出土力士碑座 4 个和许多残碑块。其次，还对九号陵较大的陪葬墓进行了编号。此后于 1972～1975 年，发掘了六号陵（原编号为八号陵²），以及 M77、M78 两座陪葬墓；1973 年发掘七号陵碑亭³，1975 年发掘陪葬墓 M182（原编 M 一〇八）⁴，1976 年发掘缸瓷井两座砖瓦石灰窑址⁵，1977 年发掘陪葬墓 M177（原



图一 西夏陵位置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1 [明]胡汝砺编纂《嘉靖宁夏新志》，宁夏出版社，1988年。该书卷七《古冢谣》，首四句云：“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低犹如浮云沓。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该书卷二记载西夏陵，“人有掘之者，已无一物矣”。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第147页说：《古冢谣》系出自朱元璋之孙庆靖王朱榘之子朱秩灵。看来西夏陵最迟到明初之后，已完全变成废墟。东方出版社，1995年。

2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3 参见李范文：《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

4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5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缸瓷井西夏窑址》，《文物》1978年8期。

表一 西夏陵角台、外城和夹城的形制(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

陵名	一号陵(L1)	二号陵(L2)	四号陵(L4)	五号陵(L5)	六号陵(L6)
位置与方向	第一陵区南, 方向175°。	第一陵区, 在L1西北, L1、L2东西相距32米, 方向175°。	第二陵区, 在L3西北, 东距L3约2公里, 方向160°。	第三陵区, 居东, 南大致与L3相对, 相距约4公里, 方向160°。	第三陵区, L6在L5之西略偏南, 紧临山脚, L6与L5相距约1.5公里, 方向175°。
陵域面积	8万平方米	8万平方米	10万平方米	10万平方米	10万平方米
间距	四角台间距均225米。	角台位置形制同L1。	北面二角台相距250米, 斜距陵城两角160米, 南面二角台相距410米, 南北角台相距400米。	北面二角台相距340米, 斜距夹城两角85米, 南面二角台相距365米。	北面二角台斜距夹城两角280米, 南面二角台相距405米, 各距碑亭94米, 角台南相距420米。
形制与尺寸	大体呈覆斗形, 底边长6、顶边长4、高5米。	西南角台覆斗形, 底边6、顶边4、高约4.5米。	大体呈方形, 略有收分, 顶部隆起, 东北、西北角台底边5米、高5.5米。	东南角台保存略好, 底边长5米, 残高4.5米, 余三座角台倒塌, 遗迹直径约8米, 残高1~1.6米。	呈覆斗形, 西南角台底边6米、顶边3.4米、残高4.6米, 东南角台底边5.5米、顶边3米、残高4.7米, 东北角台底边6米、顶边3.6米、残高4.8米, 西北角台底边5.4米、顶边3.5米、残高4米。
概况	夯筑, 基本完好。东北和西北角台分别在外城北部两角, 东南和西南角台大体在外城东西墙墙长1/3与1/2分界处, 与月城东西墙中部相对。	西南角台保存较好, 西南角三座已倒塌。	东北、西北角台保存较好, 西南角台风化, 东南角台被现代建筑包围, 北面二角台建在高11米余的小丘上, 二角台斜对, 南面二角台较北面二角台宽, 二角台直对, 南北角台斜对。	南面二角台与碑亭相对, 西南角台距西碑亭140米, 东南角台距东碑亭125米。	角台不同程度风化, 南面二角台与二碑亭北缘相对。
尺寸	长方形340米×224米, 残高0.3~0.4米, 墙基宽11.8米。	长方形340×224米, 残高0.3~0.5米, 墙基宽1.8米。			
与神墙间距	外城南墙距南神墙137米, 余三堵墙距东、西、北神墙均222米。	同L1。			
南门宽	门道宽35米。				
概况	外城全部倒塌, 仅存墙基, 呈土埂状。外城墙沿角台内侧, 东南和西南角台距外城墙0.5米, 外城东西墙在角台南延长110米。	基本与L1相同			
尺寸					北墙宽165米, 东西墙长2220米。
与神墙间距					东、西、北三墙距陵城神墙均10米。
概况					东、西、北三墙距陵城神墙16米。 夹城南面开口, 东西墙长略过陵城南面二角阙, 夹城墙夯筑, 外侧包砾石。
备注	(1) 三号、四号陵无外城和夹城, 三号陵见本文介绍, 七号陵仅存西南角台和南面部分外城墙。八号、九号陵毁。 (2) 四号陵北面二角台《报告》记相距750米, 按报告平面图比例应为250米。 (3) 六号陵经考古清理, 夹城无瓮城。				

表二 西夏陵台、碑亭和月城的形制(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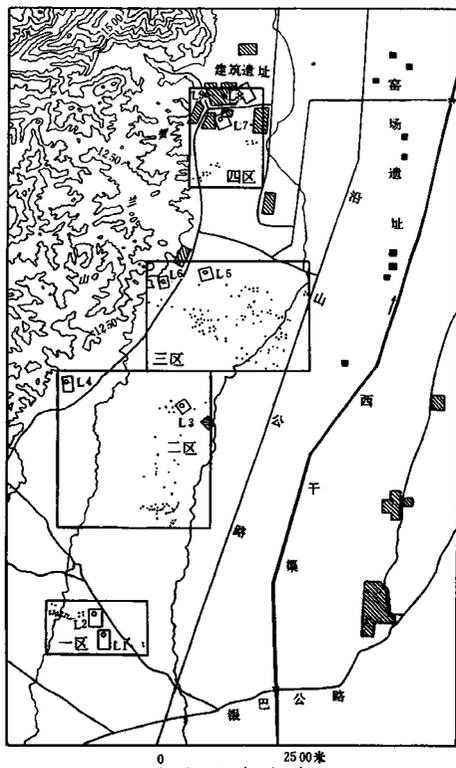
陵名	一号陵	二号陵	四号陵	五号陵	六号陵
二阙台	位置 外城内最南面神道两侧, 东西二阙台距外墙墙分别为65米和164米。	位置同L1, 二阙台外侧距外墙墙65米。	神道南面两侧, 二阙台分别距二角台164米。	神道南面两侧。	神道南面两侧。
	形制与尺寸 阙台间距70米, 夯筑, 覆斗形, 底边长8米、顶边长6米、高约6米。	阙台间距70米, 覆斗形, 底边长8米、顶边长6米、高6米。	间距64米, 覆斗形, 底边长8米、顶边长5米、高约9米。	间距70米, 覆斗形, 底边长8米、高约6米。西阙台风化变形, 高约5米。	间距65米, 覆斗形。东阙台底边长9米、高7.7米。顶部有瓦砾遗物, 台身四周有很多桩木眼。西阙台底边长9米、高8.3米, 距地面0.8米处, 有一周排列整齐的桩木眼。顶部有方形土坯建筑遗迹, 高1.3米, 内夯筑抹白灰, 周围有砖瓦遗物。
碑亭	概况 仅存夯土台基, 顶部有砖瓦遗物。阙台间一排水沟穿过, 西阙台基地面抹赭红泥浆。	残存夯土台基。	阙台收分较大, 顶部有一平顶小圆尖, 散布许多瓦砾。阙台有成排桩木眼, 不甚规律。周围散布砖、瓦、瓦当等残件。	阙台周围散布较多砖瓦残件。	
	数量 二大碑亭 二小碑亭	3	1	3	2
碑亭	位置 二大碑亭北距神道两侧, 两碑亭外侧分别距外墙墙65米, 北距月城21米。	神道两侧, 阙台北40米, 二碑亭外缘距外墙墙65米, 北距月城21米。	仅在神道西侧发现西碑亭, 南距西阙台50米, 北距月城近50米(东碑亭似为工程施工破坏)。	神道两侧, 距阙台48米, 距月城30米。 小碑亭位于东阙台与东碑亭之间, 距二者分别为32米和9米。	神道两侧, 距月城37米, 距阙台46米
	形制与尺寸 概况	残存夯筑方形台基, 大碑亭台基边长10米、高2.5米。小碑亭边长7.4米、高1.6米。	西碑亭台基方形, 边长15米、高12米, 四周呈缓坡状。	二大碑亭间距60米, 台基方形, 边长15米、高1米。二碑亭相对正中各有一踏步, 条砖立砌围边, 中间分五侧碾磨条砖平铺, 中间分五级。	碑亭间距60米, 台基方形, 东碑亭四壁五级台阶式, 外包条砖。台基正中有圆形建筑基址, 地面铺方砖。台基正中设踏步。台基底边长22米、宽21米, 台面长19米、宽18米, 高2.4米。踏步宽7米、长9.5米。出西夏文残碑300余块, 汉文残碑320块。人像石座一件, 并出土大量残砖和瓦当。西碑亭直壁式, 四周包砖, 东西各有一踏步。台基上发现现铺地、柱础等遗迹。台基长16米、宽15米、高0.9米, 踏步宽3.9米。出土西夏文残碑400余块, 以及砖、瓦、鸱吻等残件。
月城	形制与尺寸 概况	平面横长方形, 北依陵城南墙, 东、南、西三面筑墙, 东、西长11.5米, 南北宽4.7米。南墙中间开门, 两侧残存门阙, 门道宽1.6米。墙基宽2米, 略高出地面。门阙基宽3米, 残长2.5米, 残高1.8米。	长方形, 东西长186米, 南北宽50米, 月城墙倒塌, 墙基宽约2米。西门阙风化, 立面呈直角梯形, 三板夯土筑成, 基宽3米, 残长6米, 高3.2~2.4米。东门阙仅余一板夯土, 长3米, 高2.5米。门阙间有二排叉柱痕迹, 间距1.5米。	长方形, 东西134米, 南北46米, 门道宽18米。月城墙倒塌, 门阙风化倒塌, 墙基宽2米, 门阙基宽3米, 高均在0.5~1米。神道宽约7米。	月城长方形, 东西100米, 南北40米, 月城墙倒塌, 墙基宽2米。门阙基宽3.5米, 西阙台存二板夯土, 第一板长3.5米、高4.1米; 第二板长2.3米, 高3.2米。东门阙长6.4米, 高5~2.1米。门道宽17米, 神道两侧各二条红砂岩堆积, 其间距8米, 直径2米, 两端距月城、陵城各3米。
	石象生台座 概况	神道两侧各三条台座, 台基宽约4米, 神道两侧台座间距35米, 余四台座间距均约8米。	在神道两侧各有三条石象生台座遗迹, 间距15米, 条形台座宽4米, 每处遗迹上都各有5处红砂岩堆积, 其间距8米, 直径2米, 两端距月城、陵城各3米。	月城被破坏, 有牧羊人土房和羊圈。	

表三 西夏陵城城的形制(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

陵名	一号陵	二号陵	四号陵	五号陵	六号陵
神墙	长方形,长180米、宽176米,南墙距外城137米,余三面距外城22米。神墙黄土砾石板筑,四面正中开门。	陵城长方形,长200米、宽180米。南神墙距外城137米,余三面距外城22米。东墙南段夯筑13板,长48米,基宽2.5米,顶宽0.3~0.4米,高3.4米。北墙东段残存夯筑6板,全长22.6米,余者保存欠佳。	陵城窄长方形,长175米,宽104米。神墙倒塌,基宽2.5米,残高0.5~1米。	陵城方形,边长183米,神墙全部倒塌,基宽2.5米,有赭红墙皮,厚厘米。	陵城长方形,长183米,宽约130米。神墙以西墙南段和东墙南段保存较好,板筑痕迹明显。墙体呈节状,基宽3米,高2.5米。
门阙	四门两侧有门阙,每阙横向三板夯土筑成,立面略呈直角梯形,内高外低,基宽4.5米。南阙仅存一板、二板,长5.2米,高3.5米。东阙仅存第一板,长3米,高3.5米,门道宽1.6米。西门南阙仅存一、二板,长6.3米、高4~3.5米。北阙存一、二板,残长4.5米,高4~3.7米,门道宽1.2米。北阙西阙存三板,残长7.6米、高4~2米。东阙残长7.5米,高4~3.2米,门道宽1.4米。东阙北阙残存一、二板,残长4.8米,高3.75~3米。南阙残长6米,高3.75~2米,门道宽1.2米。	形制同I,门阙基宽4.7米。南阙东阙长9米,高5.5~4.5米。西阙南阙长6.4米,高5~3.5米。东阙南阙长9米,高5~4.2米。北阙残长6.2米,高4.5~2.5米。北阙门阙保存较好,每阙夯筑四板,立面呈直角梯形,内高外低。东阙基宽4.7米,顶宽2.6米,高5~3.8米。西阙基宽、顶宽同上,残长7.3米,高5~3.5米。西门北阙残长7.5米,高5~3.5米。南阙残长7.2米,高4.8~3.6米。	门阙基宽4米。南阙门道开口式,门阙立面直角梯形,每阙三板夯土,断面露2根竖立木骨,底部间距1.5米。东阙每阙三板夯土,总长9米,高4.5~3米。两阙间有夯土台连接,台宽4米,长10米,与门道同长,残高1.5米。北阙每阙三板夯土,总长9米,残宽2米,高5.5~4米,断面上露4根竖立木骨,西门亦有类似情况。北阙、西门形制同东门,似无通行意义。	门阙已风化,仅存基础。南阙基宽3.5米,高0.5米,门道宽17米。西门南阙长6米,高4米,北阙长7米,高3.5米。东、北、西三门门道宽约10米。	南阙开口式,东阙倒塌,西阙长8.6米,基宽5米,顶宽2.3米,高6.3~5.1米。门道夯土台基宽8米,高0.5米,台基两侧各有三条踏步,宽2.5米,踏步两侧以条砖叠涩砌磴,宽0.75米。北阙形制同南阙。西门每阙三板夯筑,南阙长7.8米,高4.7~3米;北阙长8.1米,高6.2~3.8米。门阙基宽5米,顶宽2.6米。门道有高大台基,长12米,宽8.7米,高2.5米。台基两面各有四层台阶,每级高0.5米,最上一级1.5米。门址总长26米,东门形制同西门。
角阙	角阙曲尺形。西南角阙西面一段残长4.4米,南面一段残长6.6米,高4.5米。东南角阙,两段残长均1.5米,高3.5米。西北角阙北面一段残长8米,西面一段残长7.7米,高5米。东北角阙,东面一段长9.8米,有板筑痕迹,高6~3米。北面一段二板,残长5米,高6~5米。	形制同I。东南角阙塌成土丘状,直径13米,高3.2米。东北角阙西南两段长均9米,高5~3.5米。西北角阙东段长7.5米,南段长7.8米,高4.7~4米。西南角阙东段长7米,北段长5.5米,高4.6~3.8米。	东南与西南角阙大部分风化倒塌。东北角阙残存曲尺形台基,基宽3.5米,南面一段长7.2米,西面一段长8米,高3.7米(西北角阙未记载)。	东南、西南角阙已风化成土丘状。东北、西北角阙南面一段长6米,东面一段长6.7米,高3.7米。东北角阙南面一段长6.2米,西面一段长5米,高3米,基宽约3米。	东北角阙曲尺形,转角处最高5.5米,西面一段长12米,高4米;南面一段长12米,高4.9米;角阙基宽4.5米,其余三角阙形制同东北角阙。
遗物及其他	门阙角阙周围散布砖瓦残件,南阙神门尤为密集。遗物有条砖、板瓦、筒瓦、滴水、瓦当残件,以灰陶为主,少数为红陶。南阙角阙周围有琉璃装饰物及瓷制槽心瓦件。	西神墙北段中部冲沟断面可见神墙两侧有一层密集瓦砾堆积,神墙基宽2.5米,有赭红墙皮,厚1~1.5厘米。			门址出土大量砖、瓦、砾物、兽头等残件。角阙周围有砖瓦遗物。

表四 西夏陵献殿、陵塔、墓道的形制(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

陵名	一号陵	二号陵	四号陵	五号陵	六号陵
献殿	献殿在陵城内南面偏西处, 正对鱼脊梁和陵墙。献陵东、南、西三面距陵城神墙分别为102米、35米和55米。献殿仅存台基, 长方形, 长1.8米, 宽1.0米, 高约1.2米, 四周呈缓坡状。	位置同L1, 献殿东、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103米、35米、55米。献殿台基长方形, 长1.8米、宽1.1米, 高米余, 四周呈缓坡状。	位置同L1、L2, 东、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50米、35米、35米。献殿台基长方形, 长1.6米、宽1.1米、高1.2米, 四面呈缓坡状。	位置同前, 东、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98米、95米、66米, 献殿台基方形, 长1.9米, 宽1.4米, 南面正中设踏步, 其两边以条砖平铺碾磨, 下部边缘砌条石, 条石减地平刻忍冬纹。台基上有零星模印莲花纹铺地砖, 南面踏步两侧有两条长方形台基, 四周以条砖平铺围砌, 高二层。中间夯土, 高0.2米。	位置同前, 东、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60米、45米、42米。献殿台基长方形, 长1.4米, 宽1.2米, 高0.9米, 台基上有铺地砖遗迹。
陵塔	陵塔在陵城内北面, 中轴线之西, 东、北、西三面距神墙98米、34米、47米。陵塔八棱锥形, 底部每边长1.3米, 高2.3米。塔身八面九级, 四周满布柱木眼, 水平方向每级三排, 竖直方向八面每面两部已风化成穹窿形。	形制同L1, 东、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99米、35米、47米。陵塔底部边长约12米, 高23.4米。陵塔周身满布柱孔, 排列同L1陵塔。	位置同前, 东、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50米、27米、20米。陵塔八棱锥形, 夯筑, 底部每边长1.3米, 高1.5米。陵塔八面残存五级, 最下一级较高。	位置同前, 东、北、西三面距神墙分别为104米、55米、54米。陵塔已破坏, 仅余高约8米的土丘, 直径约25米。	位置同前, 陵塔夯筑, 八棱锥形, 底部每边长1.2米, 高1.6米, 八面七级。陵塔底层较高, 约4米, 上部细瘦。基部每边以平砖错峰砌三层, 砌砖部分的上部抹草泥和赭红墙皮。陵塔上部几层台阶上残存瓦、瓦当等遗物。
中心台	在陵城中心, 即陵城对角线交点上有一夯土基址, 方形, 底部边长3米, 高5米(在大中型陪葬墓中亦有发现)。	有中心台, 形制同L1。			
墓道	墓道两端正对献殿和陵塔, 位于陵城中轴线之西, 方向172°。墓道鱼脊梁式, 由北向南渐低而窄, 最宽处12米, 最高处约2米。	位置同L1, 方向172°, 最宽处12米, 最高处约2米。	位置同前, 鱼脊梁式, 方向150°。最宽处10米, 最高处2.3米, 残长37米。	位置、形制同前, 方向150°。	位置同前, 方向160°, 全长49米。情况见正文介绍。
遗物及其他	献殿遗物有条砖、方砖、花纹方砖、瓷槽心瓦、白瓷瓦、以及砖吻、脊兽、石雕残块等, 其中有施琉璃彩者, 陵塔遗物大体如上。		献殿台基上及周围密布一层瓦砾。陵塔上部每级台阶上都残存瓦砾, 阶台周围有大量各种砖瓦残件。	献殿遗物以建筑材料为主, 其中有相当数量各种琉璃装饰材料。献殿曾进行考古清理。	陵塔周围出土大量瓦、瓦当、兽头, 以及木炭、朽木等。



图二 西夏陵陵区及诸陵位置图(采自《西夏陵》)

源,形制布局变化的原因和形制布局的寓意等问题略作探讨和研究。

(三) 西夏陵陵区的构成

1、四个陵区九座帝陵〔图二~九〕⁴

西夏陵所在地段,地势平坦开阔,西高东低,海拔高度110~1200米,有榆树沟、山嘴沟、甘沟、泉齐沟四大沟谷。西夏陵南起榆树沟,北达泉齐沟,东至西干渠,西抵贺兰下,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公里余,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上述四大沟形成四个自然区域,各为一陵区,从南向北编号为一区至四区。

一区在最南端,占地面积约0.2平方公里,有L1、L2二陵。L2在L1西北,二陵位置南北相错。二区在一区之北,占地面积约1.3平方公里,有L3、L4二陵。L3居东,L4在L3西北,紧临山脚,二陵相距约3公里。三区在二区之北,占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有L5、L6二陵。L5居东,南大致与L3相对(二陵相距约4公里),L6在L5之西略偏南,紧临山脚,L5与L6相距约1.5公里。四区在最北端,有L7、L8、L9三陵。三陵被现代建筑严重破坏。L7大半被毁,仅余陵塔和西南角部分建筑遗迹。L8、L9除陵塔遗迹外,地面建筑遗迹基本无存。L7在南面,L8在L7之北,二陵相距约500米。L9在L7西北、L8之西,三陵相距分别为400米和280米。

2、陪葬墓的分布和等级与大墓举例

(1) 陪葬墓的分布和等级

编号M一〇一)¹、发掘五号陵碑亭;1986~1987年发掘陵区北端建筑遗址²,1987年发掘三号陵东碑亭³。此外,在1987年、1990年和1991年还对整个陵区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和测绘,绘制了陵区地形图和陵墓分布图。1998年发掘三号陵西碑亭。2000年5月、10月至11月,2001年4月27日至6月2日、9月4日至10月27日,对三号陵陵园进行了全面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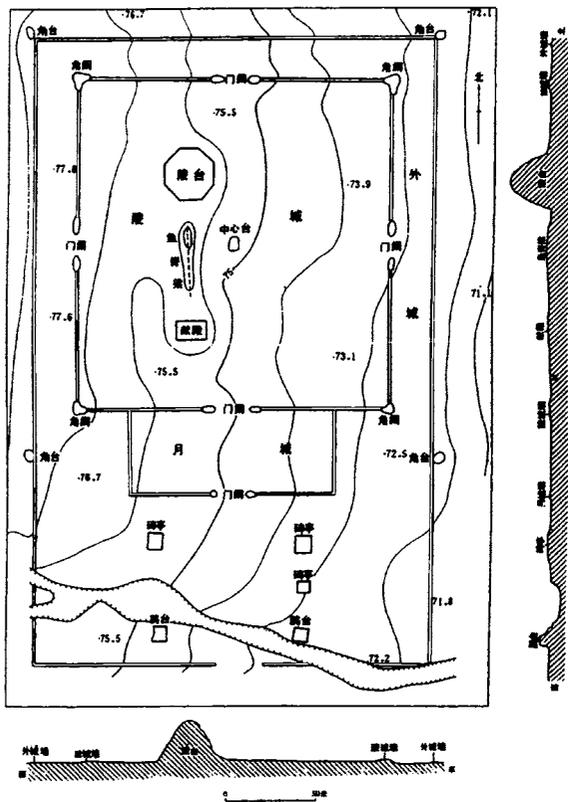
如上所述,在20世纪70~90年代仅对西夏陵进行了考古调查,以及局部清理或发掘,考古资料较零散,且多有相互抵牾之处,因此很难准确揭示已遭严重破坏的西夏陵的形制布局。在2000年和2001年对西夏三号陵陵园进行正式的全面考古发掘以后,情况则为之一变。使我们有可能以三号陵科学发掘的成果为样本,重新梳理以往的考古资料,重新审视现存地面遗迹的形制和结构。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整合、归纳和总结已有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西夏陵陵园的形制布局,分析诸陵陵园的形制布局的异同,区分陵园形制布局的类型。在此基础上,进而再对西夏陵诸陵的政号、年代和陵主问题,以及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的渊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一〇一号墓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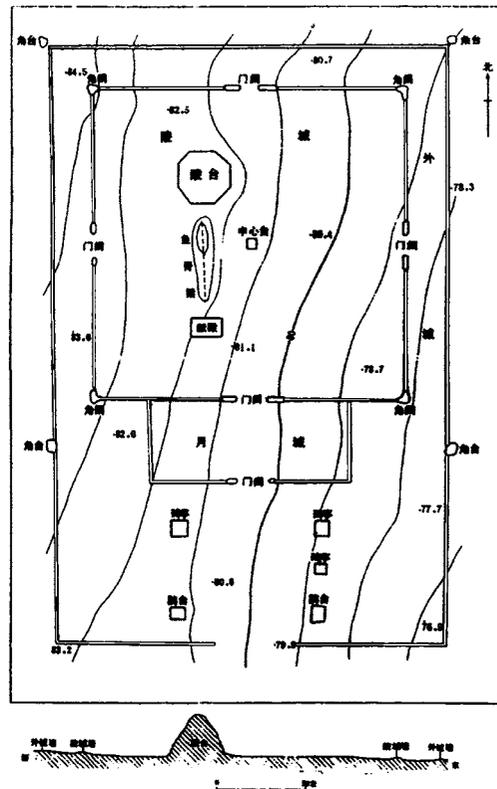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

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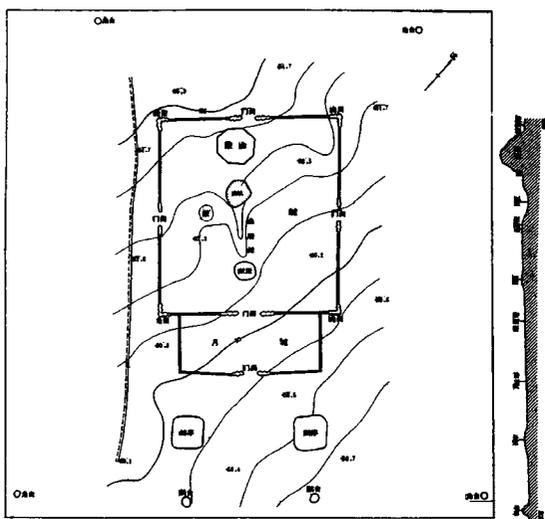
4 四个陵区概况,参见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6~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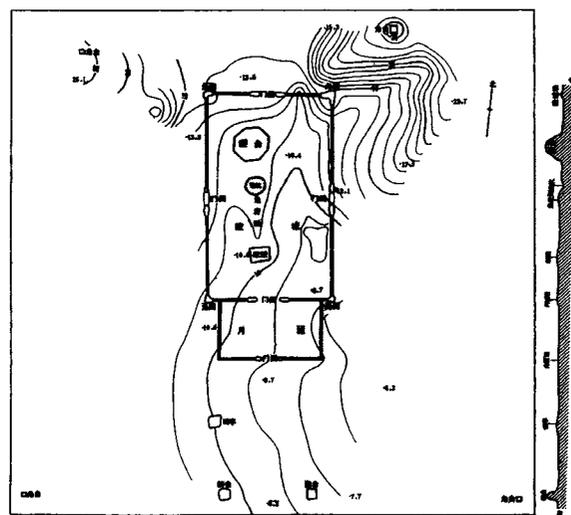
图三 1号陵平面、纵、横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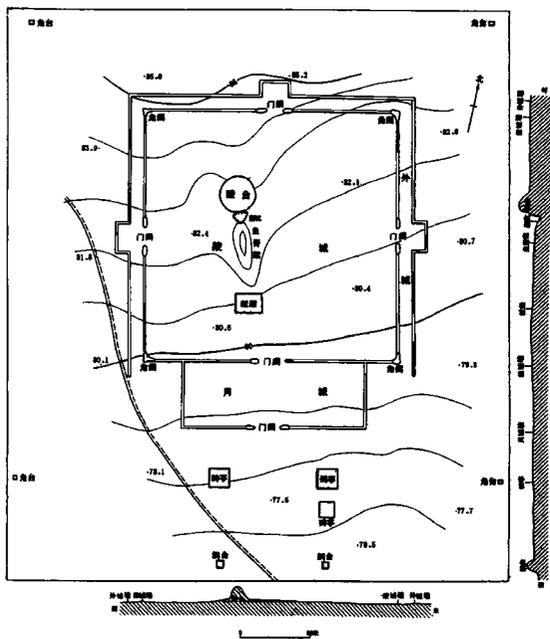
图四 2号陵平面、横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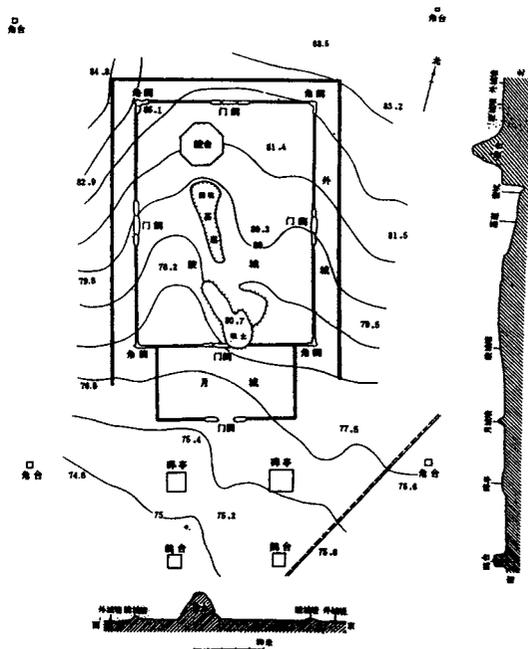
图五 3号陵平面、纵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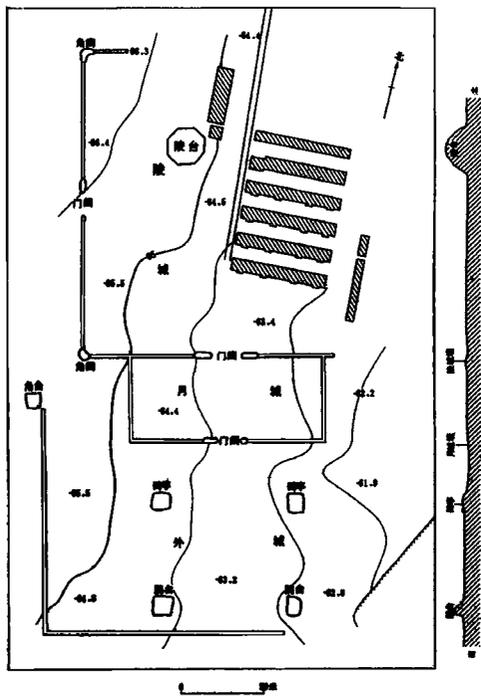
图六 4号陵平面、纵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图七 5号陵平面、纵、横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图八 6号陵平面、纵、横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图九 7号陵平面、纵、横剖面图 (采自《西夏陵》)

西夏四个陵区九座帝陵都有陪葬墓，但其陪葬墓的多寡和等差较大。根据现在已知资料¹，第一陵区陪葬墓分布在L1、L2东西两侧，约有陪葬墓65座。第二陵区陪葬墓主要分布在L3之西和南面(L4目前未见陪葬墓)，约有陪葬墓62座。第三陵区陪葬墓分布在L5、L6之南并向东南散布，约有陪葬墓108座。第四陵区已知的陪葬墓约18座〔图二〕。陪葬墓多有茆园，其内残存建筑遗迹。依据陪葬墓茆园的规模，结合茆园形制布局 and 结构大体可将陪葬墓分为四个类型²。第一类型，大型陪葬墓。此类陪葬墓茆园面积多在2万平方米，茆园由两座碑亭或一座碑亭、月城、茆城、茆城门址、照壁、封土、外夹城（少数无夹城）组成。其中的封土夯筑，呈圆锥形塔式，高10米左右³。此外，在大型陪葬墓中也有较

1 各陵区陪葬墓数量，依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
 2 参见前引杜玉冰《西夏陵》第38～72页，第151页。
 3 前引杜玉冰《西夏陵》均称封土。

特殊的墓。如 M161 是西夏陵规模最大的陪葬墓，在茆城前有二阙台。M126 在茆城内有献殿，M178 夹城与茆城组成回字形，茆城四面各开一门，有二碑亭。第二类型，中型墓。茆园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茆园形制大致同第一类型，但只有一座碑亭，夯筑塔式封土残高 5~10 米。第三类型，中下等墓。茆园面积在 1500 平方米以下，有一座碑亭，有茆城、门址、照壁和封土（高 5 米左右），无月城，夹城鲜见。第四类型，小型墓。茆园面积在 1500 平方米以下，有茆城、封土（残高 3 米以下），少数有门址和照壁，有的只有封土无其他建筑遗存。

在四个陵区的陪葬墓中，二区小型陪葬墓较多，三区大中型陪葬墓所占比例较大。在陪葬墓的茆城内，有的葬二或三座墓（家族墓地？）。

（2）大型陪葬墓举例

大型陪葬墓 M177、M182 经考古发掘¹，现略作介绍。M177 位于第三陵区中部偏北，西距五号陵约 300 米，1977 年 2 月至 8 月发掘。该墓茆园面积 19800 平方米，由二碑亭、月城、茆城、门址、照壁、封土、夹城组成。二碑亭遗址发现汉文和西夏文残碑 101 块，月城内两侧有列置石象生台座遗迹。夯筑封土呈截顶圆锥形，略呈塔式，下部发现内外二层白灰涂敷遗迹。封土底径 12 米，顶径 5.8 米，高 12 米。该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土洞墓室组成。墓道填土高出地表，呈鱼脊状。土洞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平面图画成长方形），边长 5 米，穹顶，高 6 米。墓被盗，内葬一男三女。从出土的汉文残碑块有“天盛二年庚午秋”（天盛二年为西夏仁宗仁孝年号，即 1150 年）来看，墓主人主要活动于仁宗仁孝时期，其身份尚难确定。

M182 位于第四陵区南部，南距六号陵 1700 米，东北距七号陵 700 米，1975 年 9 月至 12 月发掘。该墓茆城残，发现一座碑亭，出土汉文和西夏文残碑 349 块。茆城外涂白灰，封土在茆城内北偏西处，已风化变形，底部抹白灰二层。这是一座阶梯墓道单室土洞墓，墓道填土呈鱼脊状。墓室呈抹角方形，边长 4 米，穹顶，高 3.5 米。墓被盗，发现开元通宝、祥符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熙宁通宝等钱币。墓内有三男性骨架，发掘者认为骨架 3 为墓主人，骨架 1、2 可能是遇难的盗墓者。据出土的汉文残碑有“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梁国正献王神道碑”，“龙老至正德三（年）谥曰忠毅公”；西夏文残碑有“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讳安惠”等记载判断，墓主人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死于正德三年（1129）。

上述 M177、M182 两座墓表明，此类大型陪葬墓应属王级（或类王级），其墓葬形制布局类帝陵而下帝陵一等。

3、建筑遗址与窑址

在西夏陵区北端有一处建筑遗址，遗址平面长方形，东西宽 160 米，南北长 350 米，遗址内残存遗迹十余处²。其次，在陵区东侧中部有一处建筑遗址，已被破坏。此外，在陵区东部，两千渠西面一片高岗上，曾发现十余处西夏砖瓦窑址和石灰窑址³。

¹ M177、M182 的发掘情况，见前引杜玉冰《西夏陵》第 72~77 页。M177、M182 平面图、剖面图，见《西夏陵》第 73~77 页。该二墓最初称 M101 和一〇八号墓，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 101 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78 年 8 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8 期。

² 见前引杜玉冰《西夏陵》第 77~81 页。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平面图见《西夏陵》第 78 页，该遗址的性质后有说。

³ 见前引杜玉冰《西夏陵》第 81~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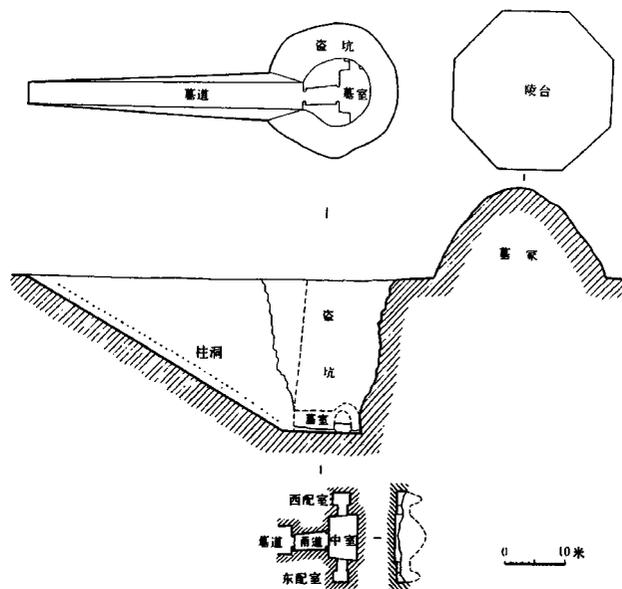
18米，另一盗坑在陵塔前），墓道封土呈鱼脊梁式，斜坡墓道长49米（水平长度），方向南偏东20°。墓道南端上口宽4米，北端上口宽8.3米（以未被破坏的最宽处计），南端下口宽3.9米，北端下口宽4.9米，墓道底距地表24.6米。墓道从入口处起，东西墓道壁各有上下二列南高北低与墓道底平行的椽洞。上下二列椽洞垂直距离2米，同列椽洞水平间距0.8米，相邻二椽洞上下间距0.4米。椽洞直径0.17~0.3米，深0.29~0.6米，椽洞内向下一侧洞壁填石块或碎砖，有的洞内残存朽木。在甬道前9米的墓道两壁下部抹草泥，其外抹一层白灰，未见壁画。

甬道壁上部被盗坑破坏，在高5.7米以下残存少量土坯（甬道壁原似土坯砌筑），甬道壁下部抹草泥和白灰面。甬道门前1.2米的范围内，发现竖立或已散乱的圆木和朽木板，圆木为松木，直径9~22厘米，有的圆木长达4米¹。在甬道门前1.6~2.3米范围内，有三块侧立断裂的红色砂岩石板，长1.35~1.85米，一面平整，一面有凿痕，或有圆孔。另有两块石板，一在甬道门前，侧立于墓道东壁；一距甬道门4.2米，平置。上述五块石板从断痕来看，似由两块断裂而成，石板可能用于封闭甬道口。甬道门和甬道前墙已塌毁，只在靠近东西甬道壁处残存少许。在残存部分的白灰面上绘武士像，西侧武士面向甬道口，头顶绘火焰，身着战袍，手叉腰，佩剑，着护臂甲，后绘飘带，下部漫漶。武士像以蓝色线条绘轮廓，以赭红和绿色晕染。东侧武士像大体与西侧相同，画面漫漶（该壁画有内外二层，即在原壁画上又敷一层白灰面重新绘制，似二次葬时重绘）。

甬道门以北至主室被盗坑破坏，故地宫平面只能以残存的铺地砖情况略作推测。即甬道长6.2米，有边长36厘米的青灰色素面铺地方砖，甬道口宽以铺地砖范围估计可能在2.3米左右。甬道后半部铺地砖比前半部低一平砖。地宫主室比甬道低24厘米，主室与甬道之间铺地砖间断26厘米，间断处残存朽木板，个别木板上涂有绿色漆皮，此处原似有木门。主室地面上距地表24.86米，铺素面方砖，大部分保存完整。主室前端宽6.8米，后端宽7.8米，南北长5.6米，未见葬具，主室壁和顶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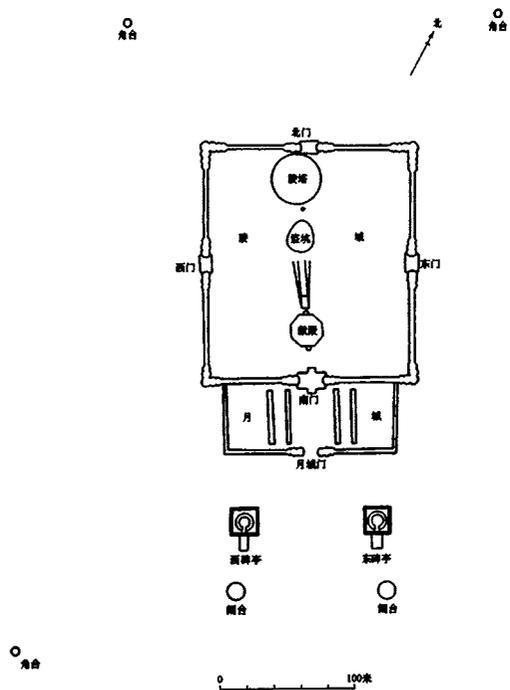
主室两侧各有一配室。东配室地面比主室高16厘米，地面铺方砖，配室与主室间有长宽各1.8米的短甬道。配室宽约2米，长约3米，除西壁外，其余三壁残存，有穹窿顶。配室东北、东南二转角处残存竖立的转角木柱，东壁下部有木板印痕。西配室地面比主室高8厘米，方砖铺地，短甬道长1.8米。西配室宽约2米，长约3米。西壁残高约2米，残存护墙木板痕迹，板宽28厘米，厚4厘米。

综上所述，六号陵地宫有二次葬迹象，又经多次盗掘，地宫被毁。地宫被盗后零星遗物散见于墓道、甬



图十一 6号陵墓地宫室、墓道、墓冢平、剖面图（采自《西夏陵》）

¹ 韩兆民、李志清：《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该文注24说：八号陵发掘时，推土机将墓道阶梯全部破坏，只在墓道底部才清理出两级台阶。从而基本上搞清楚墓道结构。正文中说：八号陵底部清理完整的圆木朽迹，完全可以证实是墓道阶梯台阶外沿边用的挡木，说明西夏陵墓道有特殊结构，也表明该墓道有两层阶梯。



图十二 三号陵园平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道、主室和配室。因此，六号陵完整的形制和遗物不明。仅可大致看出地宫有斜坡墓道，墓道似有两层阶梯，甬道壁抹草泥和白灰面，绘壁画。甬道与主室相接处似有门，地宫土扩，穹窿顶，有主室和左右配室，似有护壁木板。

第二节 三号陵陵园角台、阙台至月城的形制布局与结构

三号陵位于西夏陵区中部偏南第二陵区内，坐落在贺兰山前洪积扇滩地上，海拔 1161 ~ 1165 米，地面西高东低。该陵南距一号、二号陵 3500 米，西距四号陵 1800 米，北距五号、六号陵 2000 米。三号陵陵园是西夏诸陵中唯一经正式考古发掘，资料翔实，故拟对三号陵陵园从外及内，分部位做重点介绍¹。

一 角台和阙台的形制与结构

（一）角台

三号陵陵园外缘四隅各置一角台，东北角台至西北角台 272 米，东南角台至西南角台 407.4 米，东北角台至东南角台 463 米，西北角台至西南角台 457.6 米，四角台连线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平面。在四座角台中，东北和西北角台高出地面，东南和西南角台残毁，发掘后仅见基址。下面以保存较好的西北角台为例，略作介绍〔图十二〕。

西北角台现呈锥状椭圆形，台底南北径 3.4 米、东西径 4 米，台体自下向上内收，顶端形成圆柱状小平台，台残高 4.85 米²。经考古发掘，可知角台平地起筑，夯筑前在原生砂石地面上铺垫一层黄土，略加夯打，其上用稍含细沙的黄黏土夯筑台体，角台直径 7 米余。角台基础夯土泛白，薄夯层（每层厚 5 ~ 7 厘米），夯窝密集（夯窝直径 4 ~ 5 厘米），夯土坚硬。基础之上用土色较深的黄灰土夯筑，夯层较厚（每层厚约 8 ~ 12 厘米）。在夯层中发现上下间距约 85 厘米的 4 层横向柁木痕，其直径约 7 厘米。从保存较好的东南边缘来看，角台基础呈圆形，残存壁面垂直，高 20 厘米。角台台体外抹一层厚约 2 ~ 2.5 厘米草泥，其外抹一层厚 1 ~ 1.5 赭红泥墙皮，残长 19.5 厘米，高 6.3 厘米。根据发掘现象推测，现存基础壁面较原建壁面缩进约 20 厘米，所以台基直径不小于 7 米。

（二）阙台

陵园南神门外最南端神道始点两侧对置二阙台，间距约百米，现状呈截顶圆锥体，东阙台腹径 8.8 米，

¹ 本文对三号陵陵园形制布局和结构的介绍，均依据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

² 西北角台照片，见《西夏三号陵》图版二，平面和立面图见《西夏三号陵》第 18 页。据考古调查资料，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该角台残存底径约 5 米、高约 5 米，角台周围遍布密集的碎砖瓦和建筑构件等遗物。现在角台逐年缩小，已不见砖瓦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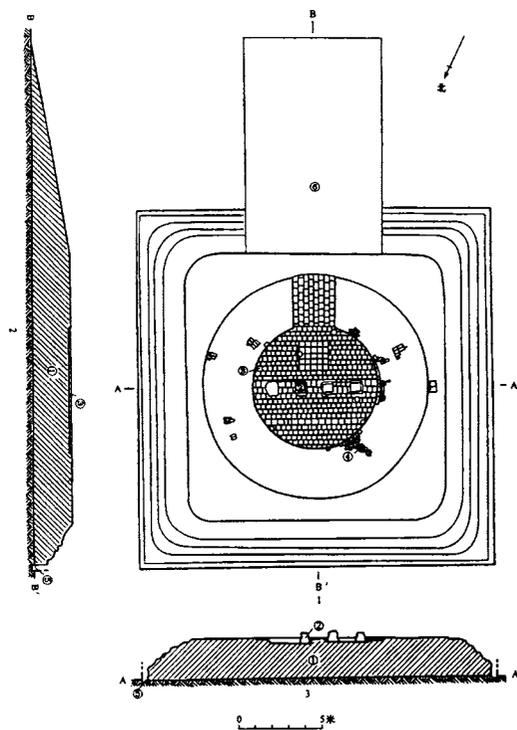
西阙台腹径 10.5 米。二阙台平地起筑，下垫黄土，情况同角台。东阙台基础夯土厚 55 厘米，土质黏细，泛白，夯层薄（约 5 厘米），夯窝密集（夯窝直径 3~4 厘米），夯打坚实。基础之上夯土质较粗，含沙量大，土色浅黄，夯层厚 8~12 厘米。台体板筑，自下而上约夯筑 10 余版，每版内收约 5~10 厘米。台体露出很多柃木眼，圆形柃木眼内或残存朽木。经考古发掘确认，阙体底径 10.8 米，现存东西最大径 10.6 米，南北最大径 9 米，残高 8.35 米。从阙台底部向上 6.7~7 米处，内收一环二层台，二层台外缘东西最大径 6.8 米，南北径 5.1 米。二层台中央凸起一上小下大的圆柱体，柱体上面直径 2.8 米，下面直径 4.6 米。柱体顶部中心有一圆形柱洞，径 29 厘米，残深 13 厘米。凸起的圆柱，似覆钵塔顶上的塔刹。清理发现台体东北侧保存较好，平面呈圆弧形，壁面垂直，残高约 10 厘米，壁面残存草泥和赭红色墙皮。

西阙台形制和构筑方法与东阙台基本相同¹。经考古发掘，清理出西阙台台基圆形，直径 12 米，残高 7.35 米。从基底向上 4.75 米，台体内收成二层台，台宽 0.6~1.4 米，台面略呈坡状。二层台以上呈覆钵状，二层台中央凸起一圆柱体，顶面直径 2.4~2.5 米，呈椭圆形，柱体下面直径约 7 米，高约 3 米。台顶较平整，顶面中央偏西有一圆洞，径 20 厘米，残深 18 厘米，洞内有少许杉木块。

二 碑亭的形制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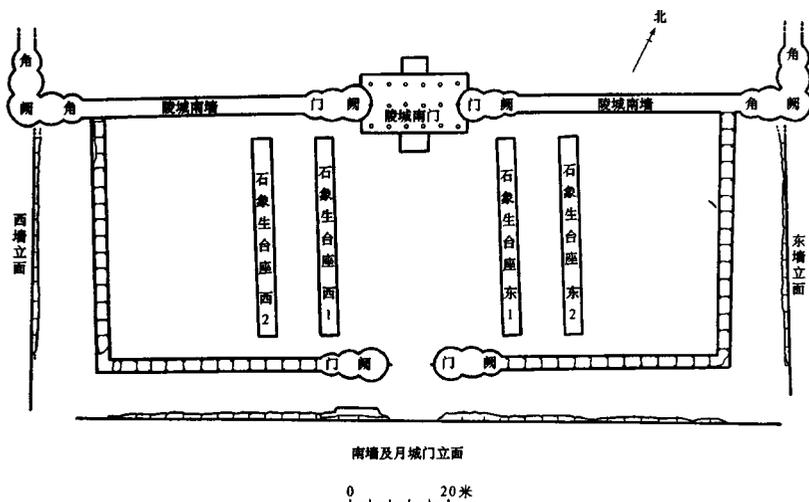
阙台向北 35 米，神道两侧二碑亭对置，间距 80 米。碑亭下有方形高台基，其上建圆形碑亭。现仅存夯土台基和碑亭墙基，以及亭室内圆形铺地砖和力士碑座。

东碑亭台基方形覆斗状，底边长 21.5 米，台顶边长约 16 米，高 2.25 米〔图十三〕。台基平地起筑，四壁边缘残，台基呈五级内收，第一级高 0.45 米，第二级高 0.3 米，三级至五级高均 0.45 米，每级立面不垂直而内收 8~15 厘米，从台底至台面共内收 40~75 厘米。台基四角损坏严重，由底边的直角形至台面已变成方圆角形。四边台壁仅两侧台壁南段残存包砖，第一级台阶包砖壁残长 4.1 米，高 0.35 米，5 层砖。第二级台阶包砖壁残长 3.25 米，高 0.2 米，3 层砖。用长 40 厘米、宽 21.5 厘米、厚 6.5 厘米绳纹砖错缝顺砌，每砌一层内收 1~1.5 厘米，砌砖黄泥勾缝，包砖与夯土台壁间空隙填充黄泥、碎砖（以下简称填缝物）。台基南侧正中有斜坡漫道，南北长 12 米，东西宽 8.2 米，北端高 2.25 米，坡长 13 米，坡度 10°。漫道铺莲花方砖，



图十三 东碑亭平、剖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南北纵剖面图 3. 东西横剖面图 ①夯土台基 ②力士碑座
③砖铺地面 ④残留砖墙 ⑤台基外包砖基槽 ⑥斜坡漫道

¹ 东阙台照片，见《西夏三号陵》图版三，平面和立面图见《西夏三号陵》第 24 页。西阙台具体情况，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29、30 页，西阙台平面和剖面图见《西夏三号陵》第 31 页。



图十四 月城平面图和墙的立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 表示木柱位置 □ 表示柱槽位和每版夯筑接缝

两侧壁用长方砖平铺错缝顺砌。包砖均仅存痕迹，包砖下有宽约 20 厘米的包砖基槽（以下简称基槽）。台面用长 32 ~ 33 厘米方砖磨砖对缝平铺，现仅存痕迹。

碑亭在台面中央，砖结构被毁，仅存圆形亭基，直径 13.5 米，环形墙基厚 3 米。其南面辟亭室门，门宽 2.5 米，门道长 3 米，门道南向正对斜坡壕道，方向 150°。环形墙壁仅在门道两侧墙基内残存部分用长方砖和梯形砖平铺错缝顺砌或丁砌的壁砖，砖的摆放和砖间顺直接缝呈放射状。又在西北面残存 10 厘米高的墙基，内外砖墙壁面上有白灰墙皮，部分墙面有二次修补墙皮痕迹。亭室平面圆形，直径 7.5 米，地面用方砖磨砖对缝平铺，仅存砖痕。在门口内以北 1 米处中间（碑亭南侧），用 25 块花纹砖，按每行 5 块，对缝平铺出一块方整地面。4 个碑座在室内中线上横向东西排列，从西向东分别编为 1 ~ 4 号，4 号碑座无存。碑座石质立方体，露出地表 45 ~ 50 厘米，正面剔地起凸半浮雕力士像。1 号碑座距西壁 0.93 米，距 2 号碑座 1.05 米，1 号、2 号碑座并排相齐。3 号碑座与 4 号碑座坑间距 1 米，4 号碑座坑距东壁 0.92 米，3 号、4 号碑座（坑）并排相齐，并较 1、2 号碑座向南凸出 5 厘米，高矮也相差 5 厘米，2 号碑座距 3 号碑座 0.92 米。碑座坑均长方形，长 2.5 米、宽 0.75 米、深 0.25 ~ 0.4 米，坑之间距 0.7 米。碑座附近出土残碑 360 块，绝大多数无文字。

西碑亭形制与东碑亭基本相同，台基底直角方形，至台顶逐渐变成圆弧角方形台面。四个碑亭座从东向西编号 1 ~ 4 号，4 号碑座无存。1 号碑座下或垫碎砖和木块，碑座坑内南边横置一段松木，4 号碑座坑内有三根圆木（已朽）。碑座排列与东碑亭略有差异，即整体排列偏居东侧，碑座间距也不同。碑座灰砂石立方体，正面宽 74-80 厘米，侧面长（厚）77 ~ 86 厘米，高 105 厘米，正面雕力士像¹。

三 月城的形制和结构

月城在碑亭北 40 米，建于陵城南神门外，北接陵城〔图十四〕。平面长方形，东西长 130 米，南北宽 52

¹ 东碑亭和西碑亭照片见《西夏三号陵》图四、图五，东碑亭力士碑座见《西夏三号陵》彩版六，西碑亭平、剖面图见《西夏三号陵》第 55 页。西碑亭力士碑座照片，见《西夏三号陵》图六。西碑亭具体情况，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53 ~ 56 页。

米。由门、门阙，东、西、南墙和月城内神道两侧共四排石象生台座组成。

（一）门阙和门

在月城南墙中间月城门两侧对置门阙，每侧门阙均由3个相互连接的圆弧形阙体组成，以靠近门一侧的阙体最大，以后依此减小，总体平面呈三节葫芦形。阙体均被破坏，周围砖瓦等堆积厚约1米。每侧门阙3个阙连体夯筑，基础部位夯层薄（厚约6厘米）上部夯层厚（厚约15厘米），夯窝密集，夯窝直径3~5厘米。夯筑阙体残存零星桩木，阙体包青砖，单砖平铺错缝顺砌。包砖壁面大都无存，壁面下有宽约20厘米，深6厘米的包砖基槽包砖壁与夯筑阙体间空隙处填充黄泥和碎砖瓦〔图十五〕。

东侧门阙东西总长12.6米，残高约1.5米。东1阙体底平面近圆形，南北直径6.5米，东西宽5.3米，残高1.5米。东2阙体两侧呈圆弧形，南北最大径6.1米，南北两侧圆弧面长4.3米，与1号、3号阙体连接处宽2米，残高1.4米。3号阙体南北最大径5.4米，南北两侧圆弧面长3.8米、宽3.4米，残高1.2米。西侧门阙东西总长12.9米，其形制结构与东侧门阙基本相同，唯尺寸略有差异¹。

东西门阙之间为长方形月城门，方向150°。门内外地面持平，在门道东西两侧发现2个柱洞痕迹，柱洞间距9米，柱洞径23厘米，内残存圆木朽柱。门道内地面用黄土和碎砖平铺，厚10厘米²。

（二）月城墙

月城北依陵城南神墙，有东、南、西三面墙体，露出地表部分很少。墙基保存较好，夯土壁面平整，略有收分。墙基大都残存草泥和赭红细泥壁面，三面墙壁内外两侧立排叉柱（仅存柱痕），内外壁排叉柱两两对立，共发现柱槽112个。柱槽形制有方形、长方形、圆角方形，以及圆形与方形或长方形套合的复合型（参见后文）。月城墙两侧铺垫一层厚约10厘米，宽1~1.5厘米的黄土，其上原应建有散水。

月城东墙长52米，墙基宽2.45~2.5米，残高0.4~1.2米，夯层厚7~11厘米。墙基两侧多残存高13~25厘米的赭红色壁面，墙基内外两侧距墙基45~50厘米有清晰的滴水线痕迹（散水部位），靠近墙基处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当和砖等残件（墙顶应起脊覆瓦）。东墙两侧有排叉柱槽30个（每侧15个），墙两侧内外柱槽间距2.1~2.3米，左右柱槽间距3.15~3.5米。柱槽间距多是一版墙体夯筑的长度，版筑墙体接缝大都在左右对称的柱槽之间。月城西墙长52米，墙基宽2.45米，残高0.5~1.1米。共清理出柱槽30个，多数柱槽以砾石为基础，个别槽底垫瓦片或土坯。在西墙外侧发现6个赭红泥浆颜料坑，用砖块砌成六角或五角形，坑口长0.45米，深0.5米，坑内淤满颜色鲜艳的赭红色矿物颜料。月城南墙以月城门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长47米，墙基宽2.45米左右，残高0.4~0.9米，发现26个柱槽（每侧13个）。西段长52米，墙基宽2.45米，残高0.5~1.1米，共清理出30个柱槽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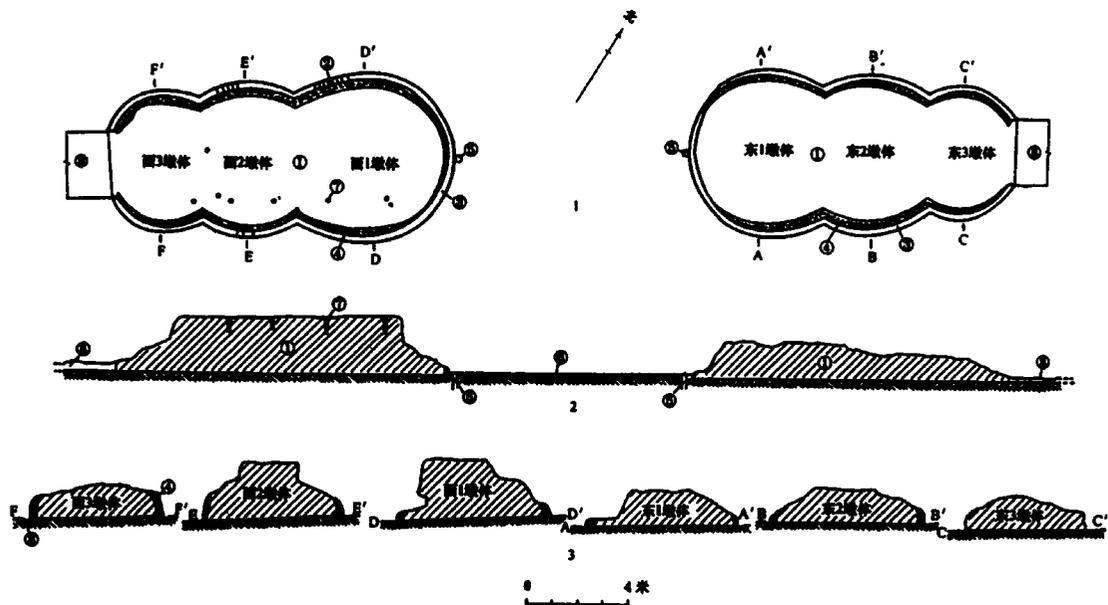
（三）后段神道和石像生台基座

在月城门与陵城南神门之间长42米，宽约8米之路即后段神道。神道铺厚约10厘米的黄土，路面略经夯打，与月城内地面持平。神道东西两侧各有两竖排石象生台基座，台基长条形，黄土夯筑，四周长方砖围砌，台

1 西侧门阙具体情况，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75页。

2 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73页判定，二柱洞应是乌头门（棂星门）两侧挟门柱栽入地内的柱洞痕迹。按，仅靠两个柱洞，就判定月城门为木结构乌头门，证据似嫌不足。

3 月城西墙和南墙具体情况，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78、79页。



图十五 月城门及门阙平、立、剖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立面图 3. 剖面图 ①门阙夯土墩体 ②墩体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扶门柱柱洞 ⑥黄土碎砖铺地面 ⑦竖直榫木 ⑧月城墙

基大部分被洪水冲毁。

东1排台基仅残存南、北两端，据遗迹判断，台基座南北长40米，东西宽3.6米，残高8~10厘米，最高残存3层包砖，台基座距神道16.8米。东2排台基座距东1排台基座9米，距月城东墙29米，北端和中部被洪水冲毁，其形制结构同东1排台基座。在东1、2排台基座及周边，共发现石象生残件194块。西1排台基座中部被洪水冲毁，据遗迹判断，基座南北长41.5米，宽3.8米，南端残高0.05米，北端残高0.2米。西2排台基座东距西1排台基座8.9米，距月城西墙29.6米，仅残存南端，残高0.03~0.05米。据遗迹判断，该台基南北长40米，宽3.6米。在西1排、2排台基座及其周边发现石象生残件290块。

第三节 三号陵陵城的形制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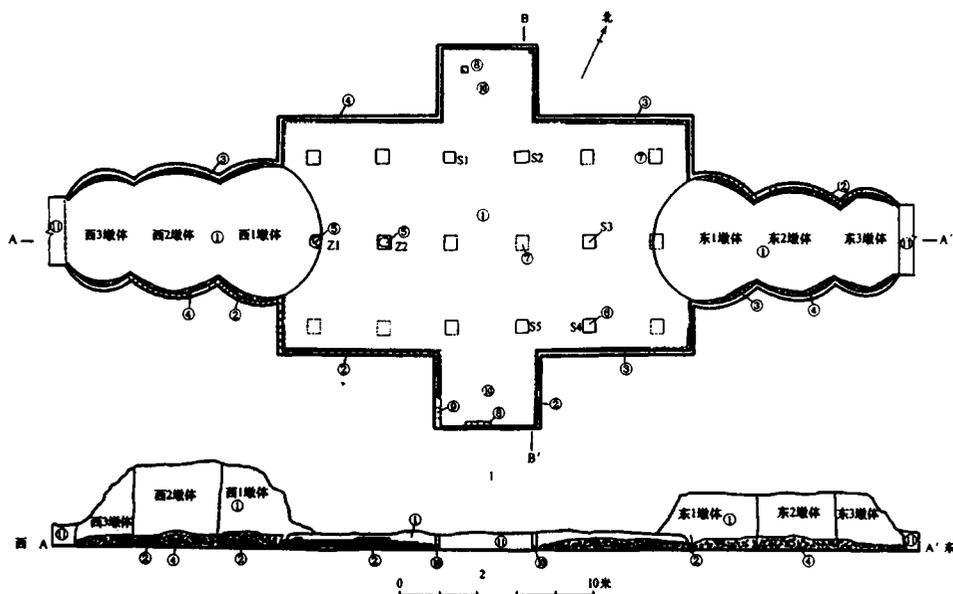
月城北连陵城，陵城平面长方形，东神墙全长（含门道、门阙和角阙，下同）180米，西神墙长180.5米，南神墙长163.7米，北神墙长164米，方向150°。四神墙中间各辟神门，门两侧置门阙，陵城四隅置角阙。陵城内中线偏西，从南向北依此置献陵、墓道、地宫和陵塔。

一 神门和门阙

（一）南神门和门阙

1、南神门台基

南神门与月城门相对，门址全长40余米，方向150°。该门在四神门中保存最差，台基高度已被削去



图十六 南神门平、立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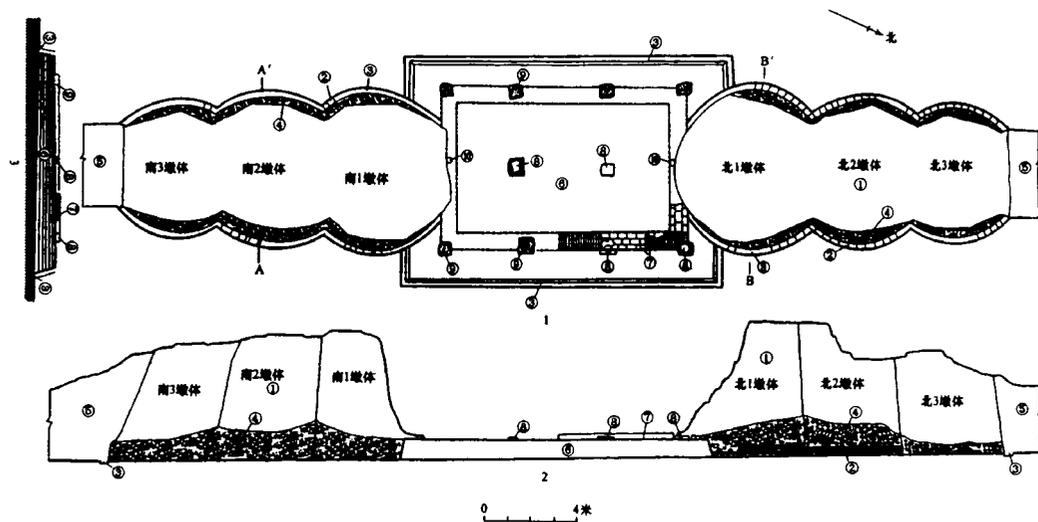
1. 平面图 2. 外侧立面图 ①门道台基及门阙夯土 ②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柱础石(Z1、Z2) ⑥碌墩(S1-S5)
⑦碌墩遗迹 ⑧埽道铺地花砖 ⑨副子方砖 ⑩埽道 ⑪陵城墙

1/3。南神门台基夯筑于两侧门阙之间，平面长方形，夯筑台基东西长 20.8 米、宽 11.7 米，残高 0.9 米。台基残存 6 层夯土（每层厚约 10～15 厘米），夯窝密集（夯窝径 3～5 厘米）。台基外包砖（用长方形或扁梯形砖，单砖平铺错缝顺砌），包砖台基东西长 21.5 米，宽 12.2 米，残高 0.95 米。包砖多无存，仅台基西北角包砖保存较好，余者只存宽深各约 20 厘米的包砖基槽。由于台基构筑晚于门阙，所以台基两侧将相接阙体约 1/3 包进台基之内〔图十六〕。

台基之上残存三排柱础遗迹，每排六个，个别柱础坑内尚存础石或碌墩。从柱础坑来看，南神门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当心间面阔 3.7 米，两次间和两稍间面阔皆 3.5 米，进深约 4.3 米。台基当心间两侧各建斜坡埽道，南侧埽道长 3.73 米、宽 5.5 米；北侧埽道长 3.6 米、宽 5.2 米。埽道与台基一起夯筑，埽道两侧包砖结构同台基。南侧埽道面铺莲花方砖（砖边长 33 厘米，厚 6.5 厘米），埽道前端与地面相接处，用立砖半埋地下砌出单线道。埽道两侧副子大长方砖（长 50 厘米、宽 33 厘米、厚 6 厘米）压边。

2、门阙

南神门两侧对置门阙，二门阙最近距离 17.1 米，每侧均由三个相连的弧形阙体组成，其形制和构筑方法同月城门阙。东侧门阙全长 12.6 米(含被台基包进部分)，与南神门台基相接的东 1 阙体南北最大底径 6.9 米，包砖弧壁内外侧长均 3.5 米，其与东 2 阙体相接面宽 4.5 米，阙体残高 1.5～3 米余。东 1 阙体仅北壁底部残存包砖 1～10 层，填缝物残高 0.4 米，阙体西侧发现竖向椎木洞一处，朽木尚存。东 2 阙体南北最大底径 6.4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6 米，外侧长 4.5 米，与东 3 阙体连接面宽 4.2 米，阙体残高 4.4 米。阙体仅北壁底部残存包砖 3～6 层，填缝物残高 0.8 米。南壁中部露出两处横向柁木眼，径分别为 6 厘米和 10 厘米。东 3 阙体南北最大底径 5.5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3.6 米，外侧长 3.9 米，残高 4.4 米。阙体仅北壁底部残存包砖 3 层，



图十七 东神门平、立、剖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外侧立面图 3. 门道台基横剖面图 ①门阙墩体夯土 ②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陵城墙 ⑥门道台基夯土
⑦土坯墙 ⑧柱础石 ⑨碌墩 ⑩山墙内柱洞

填缝物残高 0.8 米。西侧门阙全长 13.1 米，形制和结构同东侧门阙¹。

(二) 东、西、北神门和门阙

1、东神门和门阙〔图十七〕

东神门遗址长 37.6 米(含两侧门阙), 方向 60°, 仅存夯土台基。台基东侧底边长 13.5 米, 西侧底边长 13.58 米, 东西宽 9.4 米。台基上有前、后檐柱和中间隔间柱位痕迹, 东门面阔三间, 进深二间, 总面阔 10.5 米, 当心间面阔 3.7 米, 两次间面阔皆 3.4 米, 进深二间共 7 米, 每间进深均 3.5 米。东神门无斜坡漫道, 门道全部用土坯封堵, 西和北神门情况相同。

二门阙最近距离 9.7 米, 南门阙总长 13.9 米, 北门阙总长 13.9 米。

2、西神门和门阙〔图十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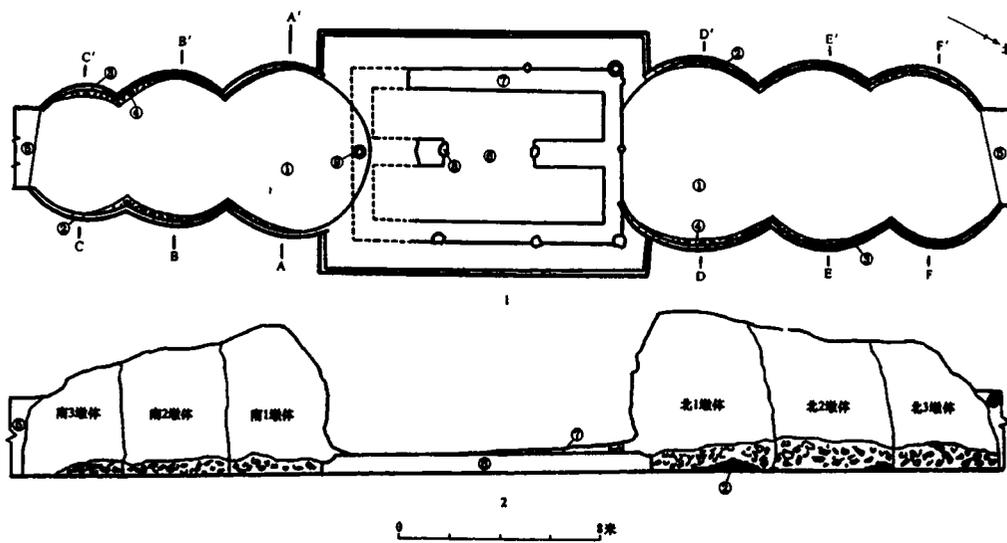
西神门台基南北长 13.1 米, 东西宽 9.5 米。所在地面西北高东南低, 台基东南高 0.8 米, 西北高 0.55 米。台基上残存东、西檐墙, 北山墙和隔墙, 残存三排柱础遗迹, 有的尚存柱础和碌墩。西门面阔三间, 进深二间, 通面阔 10.55 米。当心间面阔 3.75 米, 北次间面阔 3.5 米, 南次间面阔 3.3 米, 进深 3.5 米。

二门阙间距 10.4 米, 南侧门阙总长 11.4 米, 北侧门阙总长 13.9 米。

3、北神门和门阙〔图二十、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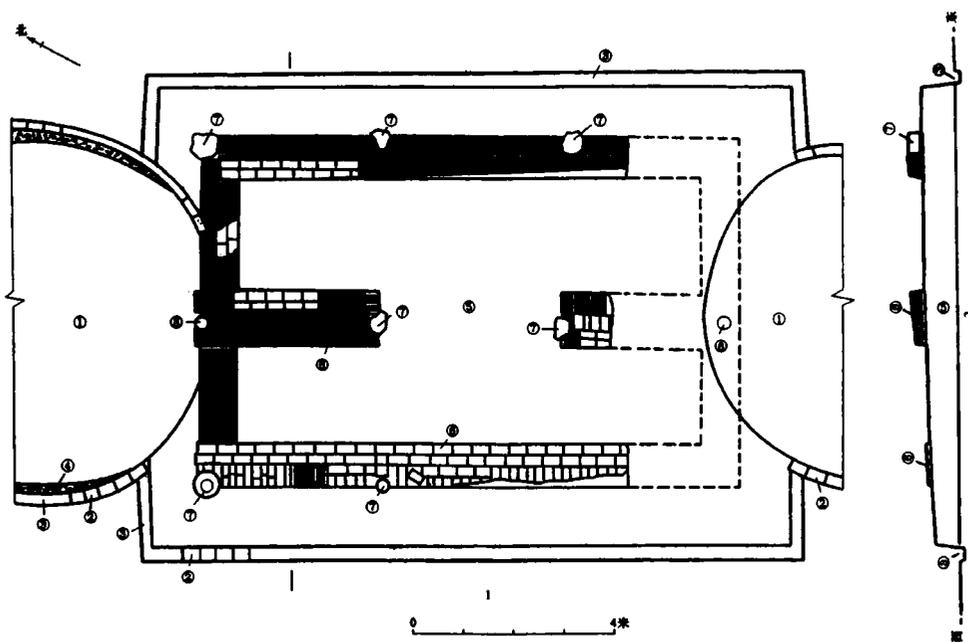
北神门全长 38.2 米, 方向 330°。神门台基北侧边长 13.7 米, 南侧边长 13.45 米, 东侧台基宽 9.6 米, 两侧台宽 9.2 米。台基北长南短, 东宽西窄, 东南角和东北角以及东侧台基南北不对称, 台角大于 90°。西南角高 0.9 米, 东南角高 0.4 米, 北壁高约 0.6 米。台基上残存后檐墙、西山墙和隔墙, 以及部分柱础和碌墩。北神门通面阔 11.4 米, 亦面阔三间, 进深二间。东侧门阙全长 13.4 米, 西侧门阙全长 13 米。

¹ 西侧门阙具体情况, 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9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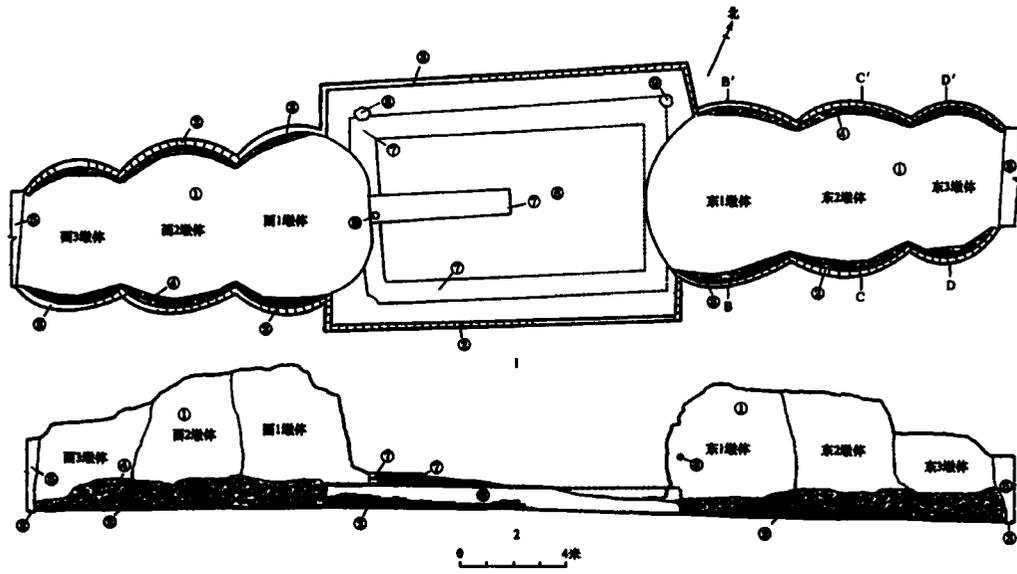
图十八 西神门平、立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内侧立面图 ①门阙墩体夯土 ②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陵城墙 ⑥门道台基夯土 ⑦土坯墙 ⑧柱础石 ⑨柱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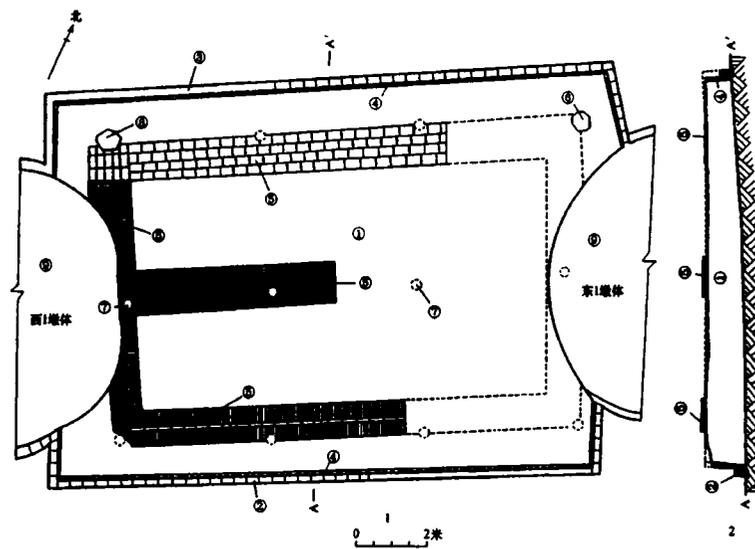
图十九 西神门门道屋台基平、剖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门道台基横剖面图 ①门阙墩体 ②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门道台基夯土 ⑥土坯墙 ⑦柱础石 ⑧柱洞



图二十 北神门平、立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内侧面图 ①门阙墩体夯土 ②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陵城北墙 ⑥门道台基夯土 ⑦土坯墙 ⑧柱础石 ⑨碌墩 ⑩柱洞 ⑪水平框木洞



图二十一 北神门台基平、剖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平面图 2. 横剖面图 ①门道台基夯土 ②外包砖 ③外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土坯墙 ⑥碌墩 ⑦柱洞 ⑧柱础石

东、西、北神门和门阙的形制和结构，与南神门和门阙大同小异，其间具体部位和尺寸则有差异，具体情况请参见原发掘报告¹。上述三神门门道士坯墙封堵，无出入功能。

二 角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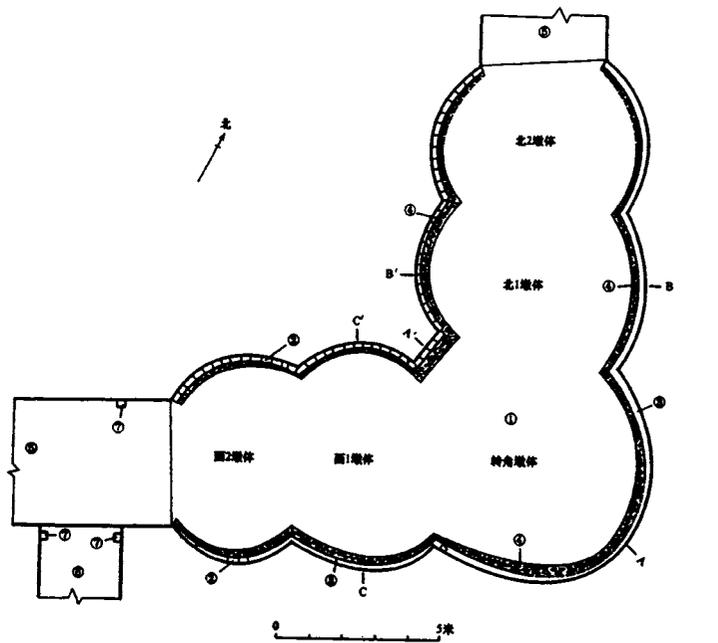
(一) 东南角阙与西南角阙

东南角阙露出地表高 3~4.8 米，损坏严重〔图二十二〕。角阙平地起建，平面呈曲尺形，转角阙体最大，北 1、北 2 阙体和西 1、西 2 阙体分别向北向西折拐，阙体依次减小。以转角阙体外侧最远点分别向北向西实测，其东西长 14.1 米，南北 15.1 米，角阙与门阙夯筑结构基本相同。

角阙用直版夯具夯筑，夯层厚 0.07~0.14 米，下部与上部夯层较薄，中部夯层显厚。阙体由里而外，自上而下分版、分层夯筑，各阙体相接处版缝较直。夯筑后阙体两侧略加切削，使之形成较规整的弧状壁面。阙体内有横向和竖向木骨，木骨径 0.05~0.1 米。此外，还发现有桩木眼。角阙内侧无包砖基槽，而是先垫平均厚约 6 厘米的黄土，然后在其上砌砖。又角阙内侧原碎石地表铺厚约 20 厘米的黄土作为陵城内地面（向陵城内黄土层渐薄），此层黄土将角阙内侧包砖底砖掩埋。在与角阙西端、北端相接处的陵城南神墙和东神墙内侧基部残存赭红墙皮，墙皮自角阙内侧包砖底部四层之上开始涂抹。角阙内外两侧以长方形和梯形砖围砌，用砖以梯形砖居多，短边向内长边向外，砌成规整的弧形壁面。包砖层层向上叠涩内收，每层砖收分 1.2~1.5 厘米，1 米高内收分在 0.2~0.25 米。包砖与夯筑阙体间缝隙用黄泥和砖瓦块填充确实。填缝物厚 0.1~0.4 米，从填缝物残存高度来看，角阙包砖高至 2 米余，是否通体包砖尚不清楚。角阙外侧有包砖基槽，角阙五个阙体概况如下。

转角阙体外侧残高 5.5 米，内侧残高 5.2 米，内外地面高差 0.3 米。以两侧残存包砖壁计，东西最大底径 8.3 米，顶面残宽约 2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1.1 米，外侧长 11.6 米。内侧包砖残存 26 层，高 1.65 米，包砖底垫黄土。阙体外侧平面近圆形，包砖无存，其下残存宽 25 厘米，深约 8 厘米的包砖基槽。填缝物内侧残高 2.35 米，厚 0.2 米，外侧仅西部残存一段长 32 米，高 0.3~0.7 米，厚 0.3 米的填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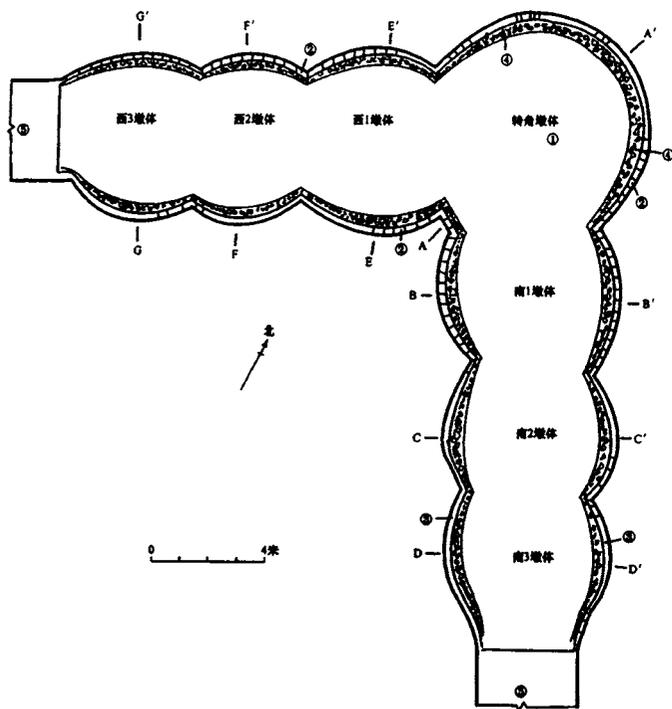
西 1 阙体最大底径 6.6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 米，外侧长 4.7 米，残高 5.2 米。顶部剥蚀严重，东西残宽 1.3 米，顶部有不甚明显的圆柱状凸起。内侧包砖残存 32 层，高 1~1.6 米，包砖中有大量断砖，砌筑粗糙，每层收分 1.5~2 厘米。外侧包砖无存，仅存宽 20~25 厘米，深 5~8 厘米的包砖基槽。内侧填缝物残高 1.6 米，



图二十二 东南角阙平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①角阙阙体夯土 ②阙体外包砖 ③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陵城墙 ⑥月城墙 ⑦墙体立柱槽

¹ 东、西、北神门和门阙的形制结构具体情况，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121~126，第 140~146，第 162~168 页。



图二十三 东北角阙平面图 (采自《西夏三号陵》)
①阙体夯土 ②阙体外包砖 ③包砖基槽 ④填缝碎砖泥层 ⑤陵城墙

厚 0.25 ~ 0.6 米, 外侧无存。西 2 阙体最大底径 6.1 米, 残高 5.1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3 米, 外侧长 4 米, 阙体西端坍塌。内侧残存包砖 17 层, 高 1.6 米, 外侧仅中部基槽中残存两块包砖, 其余部分仅存宽 25 厘米, 深约 5 厘米的包砖基槽。内侧填缝物残高 1.67 米, 厚 0.2 ~ 0.43 米, 外侧无存。

北 1 阙体最大底径 7 米, 残高 5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2 米, 外侧长 4.7 米。阙体内侧剥蚀严重, 已不显弧壁。内侧基部残存 25 层包砖, 高 1.5 米。外侧包砖无存, 包砖基槽宽 20 厘米, 深约 8 厘米。填缝物内侧残高 1.6 米, 厚 25 ~ 45 厘米, 外侧无存。北 2 阙体损毁严重, 基部最大底径 6.5 米, 残高 4.7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5 米, 外侧长 5.1 米。内侧残存包砖 7 层, 高 0.42 米, 外侧包砖无存。内侧填缝物残高约 1.5 米, 厚 20 ~ 45 厘米, 外侧无存。

西南角阙部分露出地表, 风化严重。角阙南侧面东西总长 15.8 米, 西侧面南北总长 15 米, 五个阙体的形制与结构与东南角阙大同小异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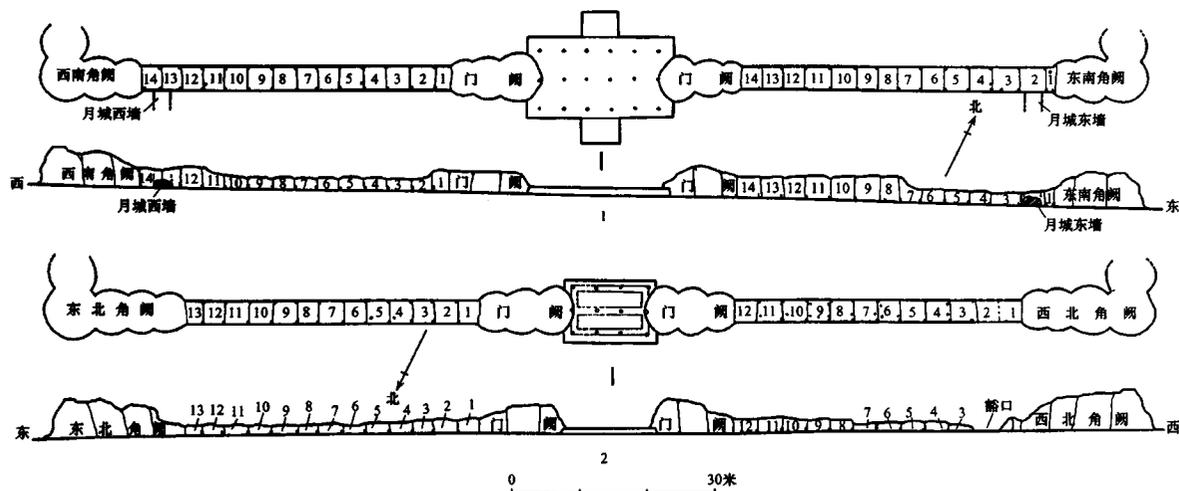
(二) 东北和西北角阙

东北角阙内侧露出地表不足 1 米, 由 7 个阙体组成, 西 1 至 3 阙体和南 1 至 3 阙体分别自转角阙体向南折拐, 平面呈曲尺形。角阙外侧东侧面南北长 22.1 米, 北侧面东西长 21 米[图二十三]。7 个阙体概况如下。

转角阙体底部平面呈不规整的椭圆形, 最大底径 8.7 米。内侧包砖壁面呈下窄上宽的长梯形, 阙体残高 5.75 米, 底部残宽 3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0.6 米, 外侧长 14.5 米。阙体夯层较规整, 夯窝直径约 5 厘米。阙体基部残存 1 层包砖, 内侧包砖残存 14 层, 高 0.8 米, 内侧转角处包砖实测每升高 1 米内收 0.2 米。外侧仅靠近南 1 阙体处残存两层包砖, 高 0.13 米, 其他部分包砖基槽宽 0.2 米, 深约 0.15 米。填缝物内侧残高约 1.3 米, 外侧残高约 1 米。

南 1 阙体最大底径 6.5 米, 包砖弧壁内侧长 5.2 米, 外侧长 5.7 米, 残高 5.35 米, 阙体东西残宽 1.53 米。内侧包砖最多残存 14 层, 高 0.9 米, 其中有大量断砖, 每层收分 1.5 ~ 2.5 厘米。外侧只局部残存两层包砖, 最高不过 0.15 米。填缝物内侧残高 1.65 米, 外侧残高 0.65 ~ 1.15 米, 厚 0.2 ~ 0.8 米。南 2 阙体最大底径 6 米, 残高 5.25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5 米, 外侧长 4.7 米。内侧包砖无存, 包砖基槽宽 0.2 米, 深约 0.15 米。外侧包砖最多残存 3 层, 高 0.15 米。填缝物内侧残高 1.2 米, 外侧残高 0.8 ~ 1.1 米, 厚 0.2 ~ 0.45 米。南 3 阙体

¹ 西南角阙具体情况, 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198 ~ 202 页。西南角阙平面图《西夏三号陵》第 199 页。



图二十四 陵城南墙和北墙平、立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1. 南墙平、立面图 2. 北墙平、立面图 注：墙体中数字为夯筑墙体的版筑编号，两侧墙柱柱槽均用小方块表示柱位

最大底径 5.6 米，残高 4.4 米，顶部残存二层圆台。包砖弧壁内侧长 5.1 米，外侧长 6 米。内侧包砖无存，包砖基槽宽 0.2 米，深约 0.15 米。外侧残存 3 层包砖，高 0.15 米。填缝物内侧残高 0.45 米，外侧残高 0.8 米，厚 0.25 ~ 0.35 米。

西 1 阙体最大底径 6.5 米，残高 5.75 米，顶部残存凸起的圆形平台，底径 1.2 米，高 0.3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6 米，外侧长 5.2 米。阙体基部残存包砖高 0.05 ~ 0.9 米，内侧近转角处残存 14 层包砖，高 0.9 米。外侧近西 2 阙体处残存 7 层包砖，高 0.5 米，其他部位仅存包砖基槽。填缝物残存高度 0.85 ~ 1.1 米，厚 0.2 ~ 0.35 米。西 2 阙体最大底径 6 米，残高 4.55 米，顶部南北残宽约 1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3 米，外侧长 4.2 米，现存通高 4.55 米。内侧残存包砖 2 ~ 3 层，高 0.1 ~ 0.15 米，外侧残存包砖 5 ~ 7 层，高 0.3 ~ 0.5 米。填缝物残高 0.7 ~ 1.8 米，厚 0.25 ~ 0.4 米。西 3 阙体最大底径 5.5 米，残高 4.4 米。包砖弧壁内侧长 4.8 米，外侧长 5.5 米。阙体基部残存包砖高 0.05 ~ 1 米，内侧仅近西 2 阙体处残存包砖 2-3 层，高 0.17 米。外侧包砖最多残存 13 层，高 1 米。填缝物残高 0.6-1.7 米，厚 0.18 ~ 0.3 米。

西北角阙的形制和结构与东北角阙基本相同，详见原发掘报告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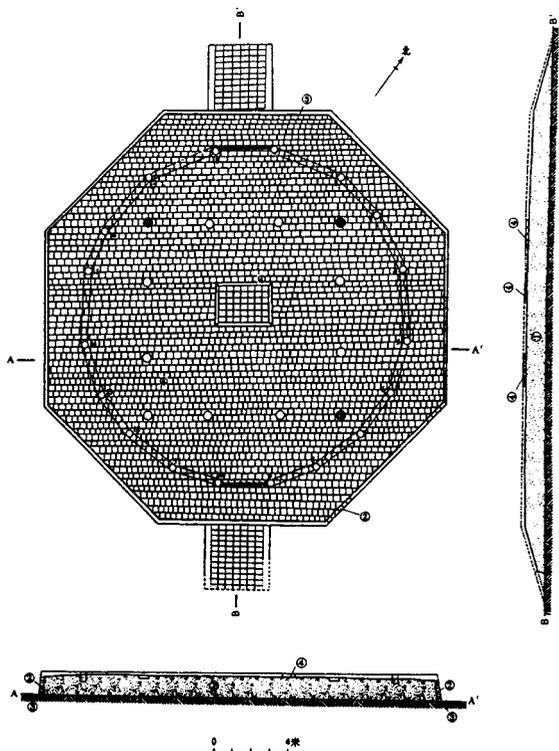
三 神墙

陵城神墙露出地表部分风蚀严重。神墙均平地起筑，底垫黄土，夯层厚 8 ~ 10 厘米，夯窝径 4 ~ 5 厘米，夯筑墙基宽 3.5 米左右。四面神墙版筑，共夯筑 124 版，露出桩木槽 130 余个，墙基内外排叉柱槽 218 个。四神墙以神门为界各分二段，残存草泥和赭红墙皮，有多次修补痕迹〔图二十四〕。

南神墙宽约 3.6 米，共夯筑 28 版，每版长度不一。神墙西段全长 45.4 米，残高 1.1 ~ 3.2 米，顶残宽 0.9 ~ 1.6 米，两侧共夯筑 14 版²。神墙东段全长 46 米，残高 1.2 ~ 2.3 米，墙体保存很差，版筑 14 版。南神墙发

¹ 西北角阙具体情况，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232 ~ 236 页。西北角阙平面图，见《西夏三号陵》第 232 页。

² 四神墙每版夯筑情况，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七节“陵城墙”中的介绍。



图二十五 献殿平、剖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①献殿夯土台基 ②包砖壁 ③包砖基槽 ④方砖埽地（虚线为破坏的原砖面）○柱子洞外周 118 为圆形柱洞，柱洞之间连的虚线为复原墙的位置。1、18；9、10 之间为门下桩木槽复原位置

现 12 根竖立桩木槽，并发现几处水平桩木眼，内侧有排叉柱 26 个，外侧 25 个。排叉柱槽长方形 40 个、方形 2 个、圆形 2 个，椭圆形 7 个。柱槽内套合有圆形柱洞的 6 个，柱槽底部残存有封闭外口所用填充物和墙皮的共 22 个。

北神墙东段全长 43.2 米，残高 1.1-2.1 米，共夯筑 13 版；西段全长 42.5 米，残高 0.4-2.2 米，共夯筑 12 版。北神墙有 44 个排叉柱槽（内外各 22 个），18 个竖直桩木槽和几处水平桩木眼。东神墙南段全长 55.8 米，残高 0.2-3.4 米，共夯筑 15 版；北段全长 49.8 米，残高 3~3.3 米，共夯筑 15 版。神墙内侧排叉槽 30 个，外侧 29 个。西神墙北段全长 50.6 米，残高 2.8~3.3 米，共夯筑 15 版；南段全长 56.6 米，残高 1.6~3 米，共夯筑 17 版。西神墙内外排叉柱槽各 32 个，发现竖直桩木槽 75 个和几处水平桩木眼。上述三面神墙具体结构，请参见原报告¹。

四 献殿和陵塔

（一）献殿

献殿在陵城南神门北 10 余米，方向 145°。发掘前遗址呈缓坡圆丘状，高约 1.6 米，四周坡长 3~4 米，其周围散布残砖瓦，以及琉璃瓦和脊饰套兽等残件。献殿遗址由八角形台基、南北埽道和台基上的殿址组成〔图二十五〕。

¹ 东、西、北三面神墙具体结构，参见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 251~262 页，其平面图见《西夏三号陵》第 248 页。

1、台基和埽道

八角形台基高 1.1 ~ 1.2 米（台基地面西北高东南低），八个台角均 135°，相对应的台边距离为 21.75 米，对角距离皆 23.5 米。台基平地起建，黄土夯筑 11 层（每层厚约 10 ~ 12 厘米），夯窝密集（夯窝径 4 ~ 5 厘米）。台基呈不甚规整的八角形，八条边之边长 8.5 ~ 8.9 米，台壁自下而上略有收分，内收倾角约 5°。台体外表抹草泥，泛白（似掺白灰），台边青砖砌出八角形（长方砖和扁梯形砖），砖壁厚约 20 厘米。台基边角单砖平铺错缝顺砌，即将砖的一角砍磨形成与台基角 135° 相同的台角砖，每砌一层台角用两块台角砖，使内侧拐角处也成 135°。包砖与夯筑台体间空隙填充土坯、碎砖瓦和泥灰砌实。包砖多无存，仅东侧台边和北侧台边各残存一段包砖，最高处残存三层。

台基南北两侧相对各筑一斜坡埽道，埽道不居中，均向西偏 25 厘米（正对墓道）。南埽道宽 3.6 米，残长 2 ~ 2.6 米，北埽道长宽均 3.5 米；埽道按北埽道计算，阶基高 1 米，底长 3.5 米。二埽道形制相同，黄土夯筑，包砖无存，仅在南埽道东侧发现三块大型长方砖，似为铺埽道两侧的副子，埽道面应铺莲花方砖。

2、殿址

台基上建献殿，殿毁于火，台面上残存铺地砖和内外两重柱洞。外圈柱洞共 18 个，径约 30 厘米，排列一周的直径 17.8 米。柱洞在献殿中线两侧各有 9 个，以北侧埽道东边相对柱洞为编号 1，按顺时针方向，柱洞间距为：1 号、2 号柱洞间距 3.97 米，2 号、3 号柱洞间距为 2.72 米，3 号、4 号柱洞间距为 3.05 米，4 号、5 号柱洞间距为 3.75 米，5 号、6 号柱洞间距为 2.8 米，6 号、7 号柱洞间距为 2.66 米，7 号、8 号柱洞间距为 2.95 米，8、9 号柱洞间距为 2.65 米。中线西侧 9 个柱洞与东侧柱洞基本对称，但个别柱洞间距达 4 米余，因而有的柱洞间距仅为 2 米。在与北埽道相对的 1 号和 18 号柱洞内，分别以石雕像残块和不规则的青石块为石础，余者不见石础。柱洞均在台面上向下挖成，洞底坚硬。在 18 个柱洞所在的地面上残存赭红色墙皮，表明柱洞间原应有墙壁并抹赭红色墙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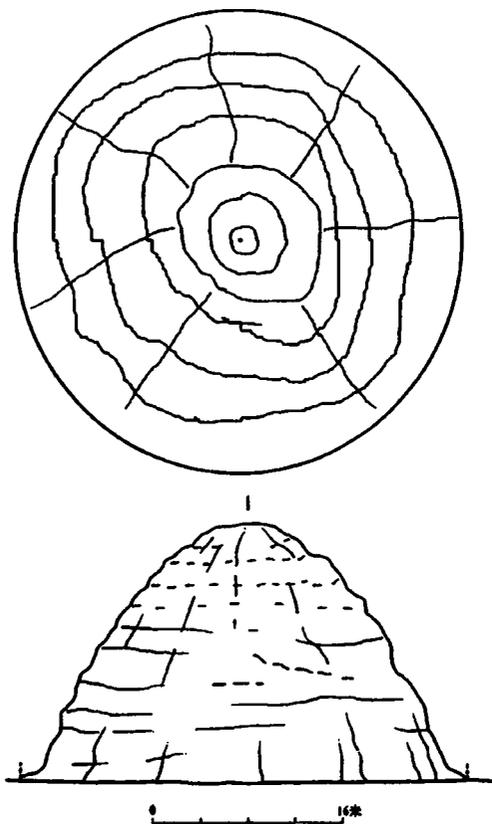
在上述外圈柱洞内侧有一组较大的方形柱洞〔图二十五柱洞为圆形〕，每面 4 个，共计 12 个。柱洞直径 50 ~ 55 厘米，深 5 ~ 10 厘米。东南角柱、东北角柱、西北角柱的柱洞内都以未加工的石块为础石，础石下有长宽约 60 厘米，深 20 厘米的礓墩，西北角柱洞内还发现已炭化的木柱。上述 12 个柱洞形成东西面阔三间，总长 10.4 米；南北进深三间，总宽 10.2 米；当心间面阔 3.8 米，两次间面阔各 3.3 米，平面略呈方形，即献殿呈外圆内方形。前述 12 个柱洞，应立承重献殿顶的柱子，外侧一周 18 个柱洞应立支撑殿檐的柱子。

台基面铺方砖，砖多无存。从铺地砖印痕来看，有花纹砖和素面砖两种。花纹砖仅在殿中心铺东西长 3 米，南北宽 2.3 米地块，周边用长 35 厘米、宽 13 厘米的忍冬纹条砖围砌成方框。框内用边长 32.6 厘米的莲花纹方砖平铺东西向 7 行，南北向 6 行。长方形花纹砖地面仅见于献殿西北角，其余部位用边长 32 厘米或 33 厘米素面方砖铺砌。

（二）陵塔

陵塔在陵城内北端，北距北神门 0.6 米，东距东神墙 67.8 米，西距西神墙 47.4 米，偏离陵城中线之西 10 米余，陵塔现存高度 21.5 米〔图二十六〕。

陵塔塔基呈圆形，直径 37.5 米，周长 118 米。塔身毁坏严重，但仍可看出有 7 层，每层均呈斜坡状台面，



图二十六 陵塔平、立面示意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其中1~5层较清晰，台面上有板瓦、筒瓦、瓦当和滴水等残件。从塔基向上，大体量出第一层高约3.7米，斜坡台面宽1.7米；第2、3层高约3.7米，斜坡台面宽2米；第4、5层高约2.7米，斜坡台面宽约2米（5层以上未量）。该塔似为七层实心塔，塔顶有一东西6米，南北4米的不规则圆形小平台，中央有一径约0.23米的圆柱（似与安装塔刹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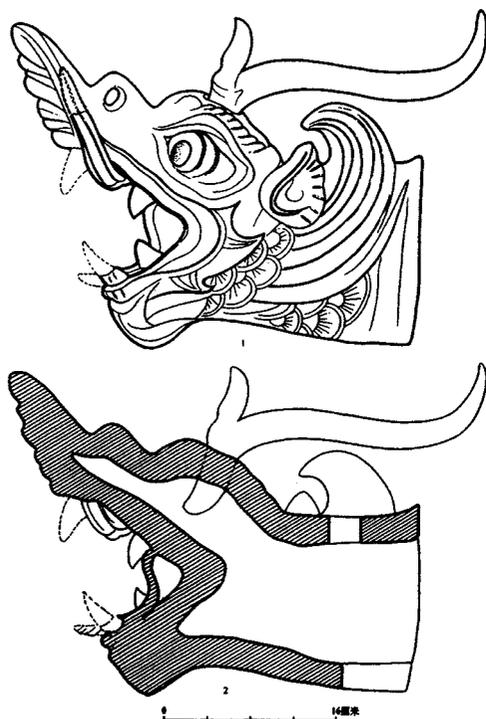
陵塔平地起建，黄土夯筑。塔基夯土经筛选，土质纯净细腻，掺白灰，薄夯层（厚约5厘米），夯窝密集（窝径4厘米），夯土结构紧密。台基夯土边呈规整的圆形，夯土壁面上抹一层草泥（厚3~4厘米），再抹一层赭红泥墙皮（厚0.5厘米），压光，墙皮残高11~30厘米（据推断，塔基高或为30厘米）。从残存墙皮剖面观察，墙面曾经二次以上的修补。塔基之上塔身夯土较粗，土色灰暗，夯层厚多在6~11厘米，并采用夹筑柁木技术。柁木有圆形和半圆形，竖直和横向水平柁木之别。水平柁木距地表1米左右开始起用，左右间距1~1.8米，上下间距约1米，柁木径6~15厘米。竖直柁木大多在距塔身近外壁的夯土内，左右间距2.4~2.8米，柁木径10~16厘米。柁木多无存，仅个别柁木眼内有朽木遗痕。

陵塔7层，每层都遗有瓦件，塔檐结构不明。但是，从九号陵陵塔残破处可看到塔体内有一层层的横贯长枋木，每层横木均通到塔体表面。据此推断，陵塔每层横木即表示一层塔檐，横木露出塔体的端头可挑撑塔檐。未坍塌的陵台，相当于每层塔檐处都有25~30厘米较大的孔洞，当为挑檐长枋木的遗痕。此外，在距塔基25-35厘米处，有一圈滴水坑，其位置应是原来散水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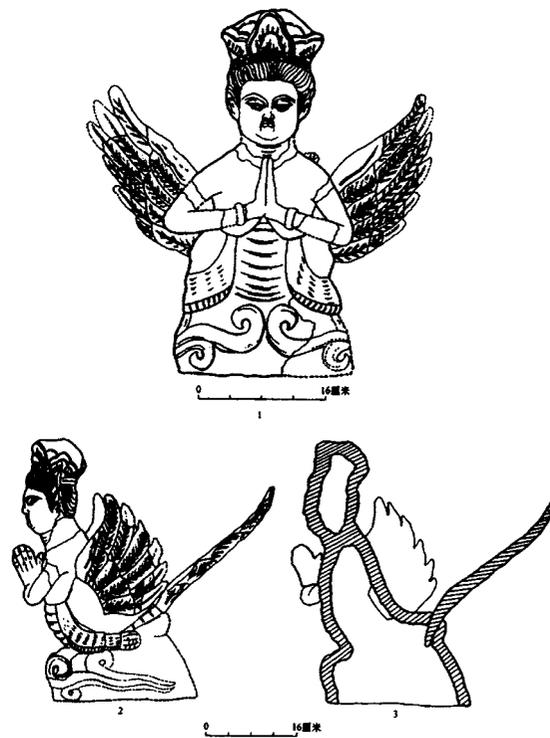
第四节 三号陵陵园的建筑技术、建材和建筑装饰材料

三号陵经正式考古发掘，故建筑技术显示较清楚，所用建材和装饰构件和种类、出土位置及分布状况较准确，凡此均胜于其他诸陵有关的调查资料。关于三号陵园的建筑技术、所用建材和装饰构件，前面已略有涉及。由于这些情况对其他诸陵亦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再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在建筑技术方面，最重要的是夯筑技术。三号陵各建筑实体均夯筑，建筑基础用精选黄土夯筑，这种黄土质纯细腻，掺入一定量的细砂土和较多的白灰（类似三合土），夯筑的夯层薄、夯窝密、夯土坚硬。基础以上部分夯筑用一般黄土，未精选加工（有时亦掺少量砂土和白灰），质较粗，土色发灰，夯层较厚，硬度较差。建筑均版筑，每版约长3.5米，版高约0.6~0.7米，夹版用圆木，直径约10厘米左右，由6~7根圆土相叠组成。墙体分段版筑，各段有明显的竖直接缝，墙体内夹筑横、竖柁木，月城墙和陵城神墙两侧



图二十七 月城出土红陶直筒方颈套兽（采自《西夏三号陵》）
1. 正侧面 2. 纵剖面



图二十八 月城出土灰陶四角叶纹花冠嫫伽（采自《西夏三号陵》）
1. 正侧面 2. 正侧面 3. 纵剖面

壁立排叉柱。夯土台基外凡不包砖部位，均抹草泥和赭红墙皮。以上情况，各陵应大同小异。三号陵的建筑，较特殊的是在圆形建筑方面。圆形建筑仍采用版筑方法，但版筑很难筑出较规整的圆形，一般先筑成六角或八角状的多边形，经修整后再用包砖砌出规整的圆形。除上所述，建筑的包砖技术，参见前面对三号陵有关遗址的介绍。至于木构技术，由于木结构基本无存，情况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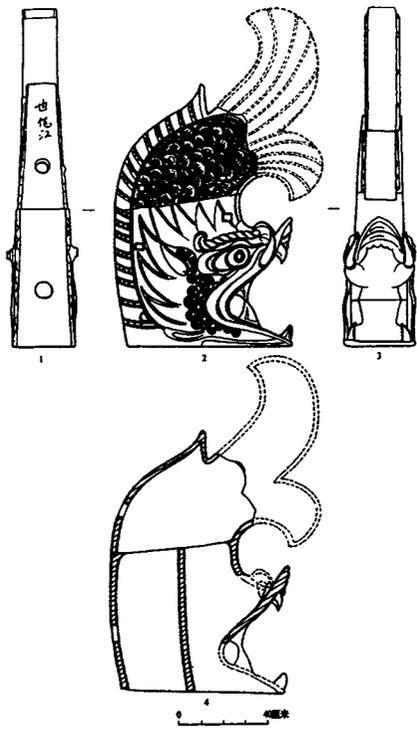
其次，三号陵所用建材，以砖瓦为大宗。从砖来看，长方砖和梯形（楔形）砖主要用于包砌夯土台和建筑台基外壁，方砖铺墁地面，大方砖用于墁道垂带。方砖背面多压印手掌纹，花纹方砖出土较少，大致有联珠重层八瓣覆莲纹方砖、重层八瓣覆莲纹方砖、重层四瓣莲纹方砖、联珠龟背菱格纹方砖、凸棱龟背格纹方砖五种。在长方砖中有忍冬纹、菱格纹、虫草纹等花纹砖。瓦类有板瓦、筒瓦、瓦当和滴水。其中瓦当有少量釉陶，纹饰有联珠叉角长眉兽面纹、联珠长方颈套兽、平面卷眉兽面纹和花卉纹等。滴水纹饰有窄缘四连弧兽面纹、宽缘三连弧兽面纹、花草纹，重唇滴水，即重唇板瓦等¹。

此外，在建筑装饰构件方面，套兽发现较多，种类有直筒方颈套兽〔图二十七〕、直筒长方颈套兽、敞筒方颈有须套兽，敞筒方颈无须套兽等。次之，还有五角花冠嫫伽、四角叶纹花冠嫫伽〔图二十八〕，鸱吻〔图二十九〕，摩羯（兽首鱼身、鱼首鱼身）和海狮等〔图三十〕²。

上述建材和建筑构件的出土位置大致有定，比如：（1）砖类以东西碑亭周围出土最多，神门址和角阙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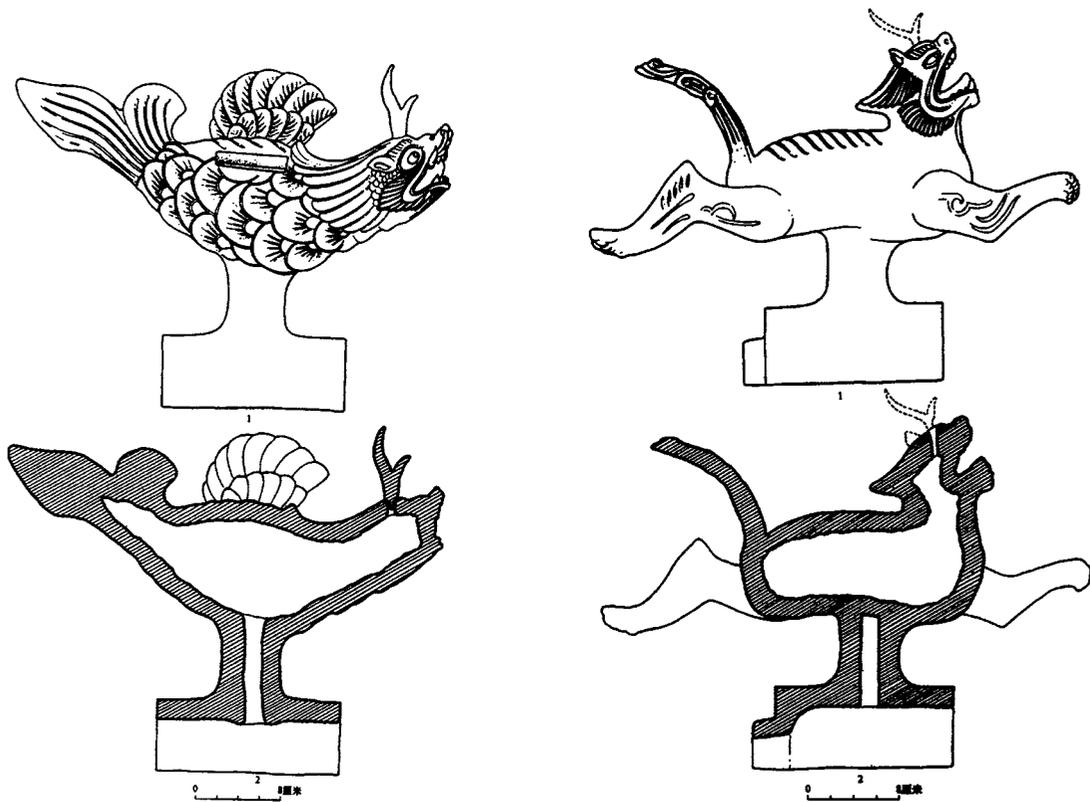
1 方砖、瓦当、滴水等形制和纹饰，参见《西夏三号陵》图版和线图。

2 嫫伽，梵语音译为迦陵频伽，意为“妙音鸟”，《营造法式》脊饰有嫫伽，佛教神鸟。摩羯为梵语音译，佛教中的神灵，海狮为佛教中的神兽。



图二十九 西门出土灰陶鸱吻 (采自《西夏三号陵》)
1. 背面 2. 正侧面 3. 正面 4. 纵剖面

四角台、两阙亭和陵塔很少出土砖类；方砖主要出于碑亭、南神门和献殿。(2) 瓦类中的板瓦有红陶和灰陶两种，红陶数量很少；筒瓦有红陶、灰陶和釉陶三种，以红陶居多，灰陶和釉陶次之。两座碑亭周围未见瓦类，其他建筑遗址附近均出土大量瓦类，尤以月城墙和陵城神墙两侧分布密集（墙应起脊出檐，有瓦作结构）。釉陶瓦只见于南神门、献殿和陵塔等重要建筑遗址。(3) 建筑装饰构件中，套兽和嫫伽有红陶、灰陶和釉陶三种，鸱吻有釉陶和灰陶两种，摩羯和海狮只有釉陶，装饰塔顶的构件有红陶和釉陶两种。各单体建筑遗址周围所出装饰构件有别，如两座碑亭出土装饰塔顶构件较多，并出土一件完整的陶相轮，以及铜风铃等塔刹上的遗物。鸱吻只出于四神门遗址，共出 5 件（南神门出釉陶鸱吻残件，余 4 件出于其他三神门，其中西神门出土一件较完整的暗灰色鸱吻。此外，六号陵曾出土一件釉陶鸱吻），摩羯和海狮仅见于南神门和献殿，套兽、嫫伽和塔顶装饰构件各地点大都出土。总的来看，角台和阙台周围出有板瓦、筒瓦、瓦当、嫫伽和塔刹构件等。门阙和角阙周围出板瓦、筒瓦、瓦当、滴水、套兽、塔刹构件，角阙周围还出嫫伽，东北角阙下出一件铜风铃。四神门出鸱吻、瓦当、滴水、套兽、嫫伽



图三十 献殿出土彩陶摩羯和南神门出土釉陶海狮 (采自《西夏三号陵》)

等,南神门还出摩羯和海狮。南神门全用绿琉璃瓦构件,其余三神门用灰、红两色陶瓦构件。献殿周围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滴水、套兽、摩羯、海狮和娑伽;少量瓦件施绿琉璃釉。陵塔每层台面上均出板瓦、筒瓦、瓦当、滴水,以及娑伽等。上述砖瓦和建筑装饰构件的出土位置,为判断三号陵各单体建筑的建筑形制和结构,及其建筑装饰状况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综上所述,三号陵陵园发掘所呈现的诸单体建筑以圆形为主的形制和结构,及其所见构筑技术之清晰,所用各种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构件出土位置之明确、数量之多、种类系列化构成之全,远较其他诸陵考古调查资料准确、丰富和翔实,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空前的重要发现,对今后全面深入研究西夏陵陵园的形制布局、陵园单体建筑构筑技术、形制、结构和建筑装饰样式,并进而展开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和结构的复原研究等方面,无疑都是有极其重要参考价值的。

第五节 西夏陵的年代、陵主及诸陵园形制布局的比较

一 西夏陵的陵号与正式建陵的年代

《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共有十二帝,九个陵号。即李继迁(赵保吉)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德明追上继迁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另一处又记追尊继迁“庙号武宗”)。元昊追谥曰神武,庙号太祖,墓号裕陵”。李德明(赵德明),卒于宋天圣九年(1031,按应为明道元年,即1032年)十月,“时年五十一,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元昊(改姓嵬名,更名曩霄,始称皇帝),宋庆历八年(1048,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卒,“年四十六”,“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谅祚卒于宋治平四年(1067,即西夏拱化五年)十二月,年二十一,“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秉常卒于宋元祐元年(1086,即西夏天安礼定二年)“秋七年乙丑”,“时年二十六”,“谥曰康靖皇帝,庙号惠宗,墓号献陵”。乾顺卒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即西夏大德五年)六月四日,“年五十七”,“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仁孝卒于南宋绍熙四年(1193,即西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年七十”,“谥曰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号寿陵”。纯祐南宋“开禧二年(1206,即西夏应天元年)正月二十日废,遂殂,年三十”,“谥曰昭简皇帝,庙号桓宗,陵号庄陵”。安全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即西夏光定元年)八月五日卒,年四十二,“谥曰敬穆皇帝,庙号襄宗,陵号康陵”。遵顼卒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即西夏乾定四年)春,年六十四,“谥曰英文皇帝,庙号神宗”。德旺卒于南宋宝庆二年丙戌七月,年四十六,“庙号献宗”。睨即位后仅一年,于1227年国亡被蒙古军队执杀。

上述十二帝中,李继迁、李德明卒于元昊建夏国之前,其庙号和陵号为元昊追谥。最后三帝中遵顼和德旺有庙号无陵号,末帝睨庙号陵号皆无。遵顼、德旺死于亡国前一年,时值蒙古成吉思汗率大军进攻西夏,国难当头,形势危急,已无力为其建陵,睨为亡国之君并被杀,当然更无陵可言了。因此,现在所发现的西夏九陵即为继迁至安全九帝之陵,其情况与前述史籍记载相符。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记载:宋“景德元年春正月,保吉(继迁)卒”,秋七月葬保吉于贺兰山,在山西(东)南麓。宝元中,元昊称帝,号为裕陵”。卷十一载,宋“明道元年(1032)……,冬十月,夏王

赵德明卒，年五十一”，“葬于嘉陵，在贺兰山，元昊称帝后追号”。以此结合前述情况可知，德明虽然追尊继迁为帝，但当时尚未建国，故无陵号。其墓应为德明所建，元昊称帝才追谥庙号和陵号。德明卒年，《宋史夏国传》记载在天圣九年（1031），《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西夏书事》记载卒于明道元年（1032）。由于《宋史·夏国传》记载德明景德元年继位，年二十三，卒年五十一，据此推算德明应卒于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死元昊即位，元昊随之废宋所赐赵姓和拓跋旧姓，改姓鬼名，自称“兀卒”（“青天子”之意）。这个背景与前述《西夏书事》记载德明死始有陵号是一致的，即嘉陵似应始建于1032年或其后不久，而德明的帝号与庙号则是元昊建国自称皇帝后追谥的。也就是说，西夏陵有完整的帝号、庙号和陵号，均应始于1038年元昊正式建国称帝之时。但是，应当指出1032年德明卒，元昊即位自称“兀卒”，因而德明葬后加陵号，所以西夏正式建陵应当始于1032年或其后不久。至于西夏陵营建年代的下限，显然是止于1211年的康陵。

二 西夏九陵的陵主问题

在西夏九陵中，只有七号陵因出土“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可确定为仁宗仁孝之寿陵¹。其余八陵陵主，由于目前八陵的考古调查和部分发掘资料，尚不能提供准确断定诸陵年代的证据，使之无法与八帝卒年相对应，给判断陵主问题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八陵陵主迄今不明。在这种情况下，求其次，只能根据一些线索，对陵主问题略作推测。

前已介绍西夏九座帝陵分为四区，除第四区破坏严重，情况不甚清楚外，余三区从有无外城或夹城及其相关结构来看（参见后文），乃是每区各为一个类型。这种类型上的差异，既显示出其间有早晚之别，又表明每区二陵的年代应是前后相接的。其次，从已发掘的六号陵（原编八号）所出钱币来看，除“光定元宝”（神宗遵顼所铸）出于“陵台（塔）盗坑”不计外，余者都是北宋钱币，其中最晚的宣和年号钱铸于宣和年间（1119～1125），正当崇宗李乾顺时期²。属于六号陵的182号（原编一零八号）陪葬墓³，所出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碑额有“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字样，残碑中又记有“龙老至正德三（年）谥曰忠毅公”（正德三年即1129年），并出现“毅惠两朝”（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践位”（崇宗乾顺）等字样。据此判断，梁国正献王生存的年代应在惠宗乾道年间至崇宗正德三年（1068～1129）之间，梁国正献王并很可能是乾顺母梁氏家族中的一位显贵⁴。以此结合前述六号陵的情况，可进一步推测六号陵陵主似为崇宗乾顺。而与六号陵同在第三区的五号陵是该区中的尊穴，故五号陵的陵主则可能是崇宗之前“毅惠两朝”中的惠宗秉常。又前引《西夏书事》记载，继迁葬贺兰山西（东）南麓（第一区），前述七号陵（仁宗陵）在北端第四区，五号、六号陵在四区之南的第三区，这种情况表明，西夏九陵四区应是从南向北，按诸帝卒年序列依次而建的。依据这个序列，葬于贺兰山西（东）南麓第一区的一号、二号陵有外城和三座碑亭，在九陵中只有一号、二号陵塔九级，地位最高，以此结合《西夏书事》的记载，一号、二号陵处于尊穴的一号陵应为太祖继迁陵，二号陵则为太宗陵（一号、二号陵因在西夏建国之前，是西夏名义上的祖陵）。前已指出七号陵为仁宗陵，五、六号陵似

1 参见前引《西夏陵》第148页；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324页。

2 韩兆民、李志清《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 前引《西夏陵区一零八号墓发掘简报》，前引杜玉冰《西夏陵》第138页。

4 同上。

为惠宗和崇宗陵，这样处于第四区的八、九号陵应为纯枯和安全之陵，第二区的三号、四号陵就应是景宗元昊陵和毅宗谅祚陵。三号陵在二区中处于尊穴，陵园规模在九陵中最大，陵园单体建筑均呈圆形，上置佛塔式建筑，在九陵中形制和结构最特殊，其位置又在一号、二号陵之北，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元昊是建国之君和西夏佛教事业发展的奠基者，并是西夏陵实际上的祖陵的地位。总之，上面所述有据可依，逻辑合理，故对九陵陵主的推测似乎不会大误。

除上所述，一些研究者认为西夏九陵的位置与北宋帝陵一样，都是按《地理新书》所载角姓贯鱼葬法堪輿取穴的。在此类研究中，有以一号至六号陵为一组，七号至九号陵为一组¹；或以一号至四号陵为一组，从五号陵起再附昭穆葬图²；或说一至五号陵与《地理新书》昭穆贯鱼葬角姓取穴法相合，而六号至九号陵并不符合昭穆关系³。上述诸说之间差异较大，且无一说能将九陵纳入西夏陵完整的贯鱼葬法之中，并据此较准确地断定各陵陵主，故是很值得商榷的。其次，我们认为，北宋虽然赐西夏王赵姓，但元昊建国已废赵姓，改姓鬼名，所以西夏陵在元昊三号陵之后是否按赵姓角音贯鱼葬法取穴，是有很大疑问的。退一步来说，西夏陵确是按北宋帝陵赵姓贯鱼葬法取穴，前述几种说法也不符合北宋帝陵穴位的实际情况。北宋八陵分四区，各陵不是以整体，也不是以三代为准实行昭穆葬，而是四个陵区各按实际情况处之，四个陵区无完整的昭穆葬法⁴。如果西夏陵也按四个陵区分别实行昭穆葬，第四区八号、九号陵大体东西并置，对此可以两者是叔伯兄弟（纯佑仁孝之子，安全仁孝弟仁友之子）同在昭位（七号陵仁孝陵在尊穴）予以解释。但是，第三区五号、六号陵亦大致东西并置则无法解释。总之，按北宋帝陵角姓贯鱼葬法分析西夏陵九陵位置关系并进而确定陵主，目前尚无成功之例。因此，不排除西夏九陵取穴方式或另有所依。

综上所述，应当指出上述情况除七号陵外，余八陵陵主是谁均无确凿实证支撑，本文所论也仅是依据一些线索的推测，说到底西夏陵八陵陵主（七号陵除外）问题仍为悬案。由于西夏陵九陵陵主的确定，事关西夏陵的整体研究，所以此问题就成为今后西夏陵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 西夏诸陵陵园形制布局的比较

西夏诸陵形制布局的共性，在前面第一节之（四）中已作介绍，在此主要谈西夏诸陵陵园形制布局的差异。西夏诸陵陵园形制布局在共性为主的前提下，各陵园（八号、九号陵残毁不计）在陵园面积，有无外城或夹城和中心台，碑亭数量，月城内石象生台座数量，陵塔层级，单体建筑形制和结构等方面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拟就此略述之。

西夏陵根据陵城外的围护形制，可分为三种情况，每种情况中又有一定的差异。第一种情况（图三、图四、图九）类型 L1、L2、L7 号陵有封闭式外城结构。L1、L2 外城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即以陵园外围四角台为准建封闭式外城，南面开门。北面二角台在外城东北和西北隅，南面二角台在外城东西墙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交界处，并与月城东西墙中间偏南处相对。外城东西墙过南面二角台后向南延伸，外城南墙北距陵城南神墙

1 前引《西夏陵》第 149 页。

2 前引韩兆民《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

3 郭黛桓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第 217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

4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37米,余三面墙距陵城东、西、北神墙均22米,陵园方向皆175度,面积同为八万平方米,陵塔都是九级。L7仅存外墙残迹,陵园方向170度陵园面积亦为八万平方米,陵塔七级,形制与L1和L2有一定差异。第二种情况〔图七、图八〕, L5和L6号陵在陵城外有南面敞口的夹城,夹城在四角台之内,南面二角台与碑亭相对,北面二角台在夹城外并与夹城西北隅和东北隅斜对,向南则与南面二角台直对。二陵园方向均175度,陵园面积都是10万平方米, L6陵塔七级(L5陵塔残存高8米的土丘)。L5夹城墙距陵城东、西、北三面神墙10米,东西夹城墙南面止于陵城南面二角阙略偏南处。夹城东、西、北三面墙与陵城东、西、北三神门对应处向外突出,突出部分长23米,宽10米,形制略呈瓮城式,但无通向外部的出入口。L6夹城三面墙呈直线,与陵城东、西、北三面神墙相距16米,夹城东西墙向南止于与月城东西墙中部相对处¹, L5和L6形制亦有一定差异。第三种情况〔图三、图六〕类型, L3和L4号陵陵城外无外城和夹城,二陵城北面二角台相距较短,东西不在一条直线上,南北与南面二角台亦不在一条直线上。南面二角台与阙台相对,距离较宽,二角台东西基本在一条直线上,四角台连线略呈梯形。L3陵园方向150度,陵园面积15万平方米,陵塔七级。L4陵园方向160度,陵园面积10万平方米,陵塔残存五级, L5和L6差异较大。在上述七陵中, L1、L2、L5、L6陵园方向均175度;陵园面积除L3为15万平方米外L1、L2和L7为八万平方米, L4、L5和为10万平方米;陵塔层级, L1和L2九级, L3、L5、L6和L7七级, L4陵塔亦应为七级。L8和L9残毁,形制不明。

其次,从诸陵有无中心台、碑亭数量、石象生台座数量,陵城平面形制和尺度来看,也有一定差异。L1的L2陵城有中心台,其他陵城无。碑亭L1、L2和L5三座, L4仅发现一座, L8和L9破坏,余陵皆两座碑亭。月城内石象生台座, L1、L2和L5六条台座, L3和L6四条台座, L4、L7、L8、L9破坏。陵城平面形制, L1、L2和L5平面近方形, L3、L6和L7平面长方形, L4平面窄长方形,陵城尺度各异(参见前面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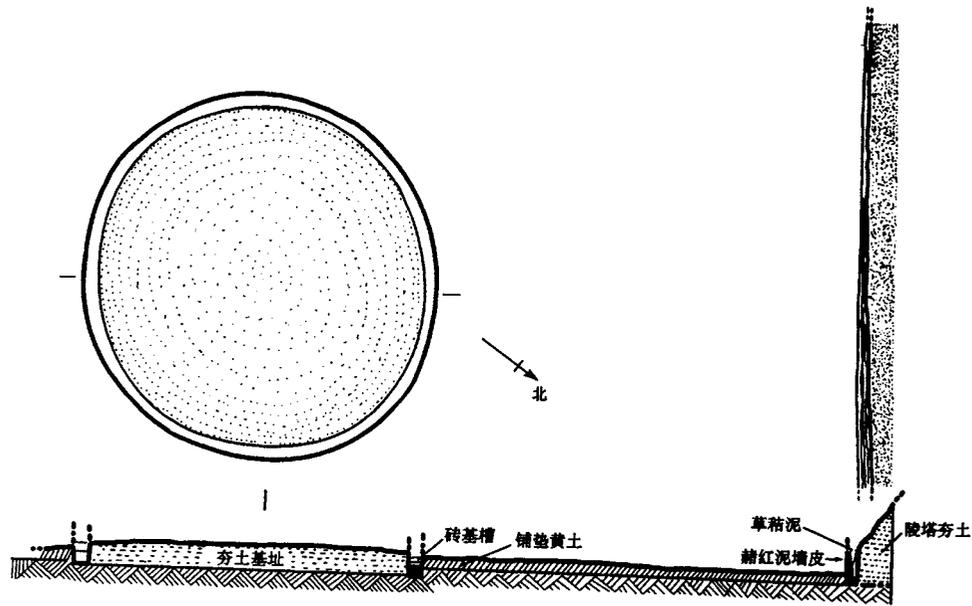
西夏诸陵单体建筑形制特殊者,只有三号陵。其单体建筑平面大多呈圆形(碑亭基座方形,但亭仍为圆形),台基上置塔式建筑。门阙和角阙呈弧形三出阙样式(南面二角阙,两侧二弧形阙体结合转角阙体呈三出阙,北面二角阙在转角阙体两侧各出三弧形阙体,呈三出阙样式,余诸陵的角阙形制见表二、表三),其上有塔式建筑。献殿台基八角形,其上建外圆内方形献殿(余陵献殿平面长方形)。如此等等,参见前面对三号陵园的介绍。

此外,正式发掘的三号陵在地宫之上还发现有圆形建筑基址〔图三十一〕。三号陵圆形建筑基址在盗坑北缘,北距陵塔6.2米,位于地宫之上。圆形基址直径4.8~5米,残高0.1米,黄土夯筑,周边有宽0.3米、深0.25米的包砖基槽,槽内铺垫一层灰泥,其上印有砖痕。圆形夯土基残厚0.3米,夯筑于原生地表下0.2米深的砂石层上。又经考古清理的六号陵,在陵台前盗坑与距陵塔18米处盗坑之间地面上,铺一层纯净黄土,范围不明。靠近后部盗坑有用方砖、条砖砌成的一道略有弧度的矮墙²。由于除三号和六号陵外,其余诸陵未作正式考古发掘或清理,是否也有类似现象,情况不明。但是,无论如何,上述现象都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综上所述,从西夏陵保存较好的一、二、三陵区来看(四陵区被破坏),前面已根据三个陵区诸陵城外有无外城或夹城,外城或夹城围护陵城的形制,四角台与外城或夹城的位置关系,以及四角台间的位置关系

1 前引《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326页图二一六西夏六号陵平面示意图,夹城南端各内折与月城东西墙相接,不知何据?如是,夹城则完全封闭,无出入口。

2 参见前引《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



图三十一 三号陵地宫之上圆形夯土基址与陵塔南侧边的平、剖面图（采自《西夏三号陵》）

分为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按其所在位置排序可区分为三种类型，即一陵区 L1 和 L2 陵城外有封闭式外城围护为第一类型，二陵各配置碑亭 3 座，月城内石象生台座 6 条，陵城平面近方形，陵城内有中心台，陵塔 9 级，陵园面积 8 万平方米（参见西夏陵形制表，下同）。二陵区 L3 和 L4 陵陵城外无外城和夹城，为第二类型；三陵区 L5 和 L6 陵城外有南面敞口的夹城，为第三类型。从第二类型的 L3 号陵开始，以后诸陵园的配置较第一类型有较大变化，陵园内的碑亭从 3 座改为 2 座（L5 除外），月城内石象生台座从 6 条减为 4 条（L4 残无，L5 除外），陵城形状从近方形改为长方形（L4 呈窄长方形），陵城北、东、西三门多不能通行，陵塔从 9 级降为 7 级（L4 残存 5 层，L5 残存土丘），陵城内无中心台，陵园面积从 8 万平方米增至 10 万平方米（L3 除外，四陵区 L7 残甚，不计）。上述诸陵中，L3 和 L5 陵较特殊，L3 号陵在西夏诸陵中规模最大，陵园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碑亭、阙台、门阙、角阙呈圆形，其上有塔式建筑，门阙和角阙三出阙，献殿台呈八角形，其上建外圆内方形献殿。凡此，因 L3 以外诸陵园尚未正式发掘，具体情况不明，故目前尚无法比较研究。L5 号陵园内置碑亭 3 座，月城内石象生台座 6 条，陵城平面近方形。上述情况中，据本文的分析，L1 和 L2 号陵为西夏建国前的先祖陵，其形制和配置与二、三类型有较大差异，自为一个类型。L3 号陵是西夏建国皇帝元昊陵，是西夏王朝建立后的祖陵，此后诸陵园的形制布局基本以 L3 号陵为准而变化，大体形成定制，共性较强（L3 号陵之后诸陵在规模和建筑形制结构上则逊避祖陵）。L5 号陵碑亭和石象生台座数量，以及陵城形状同 L1 和 L2 号陵，在局部上回归先祖陵归制，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总之。上面根据现有资料对西夏诸陵园形制布局仅能作简单的粗略比较，大体区分出三个类型，并指出西夏陵诸陵园形制布局在共性之中的差异。但是对这些差异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目前限于资料尚难确指。因此，这些问题只好留待将来西夏陵全面正式发掘后，资料较完备时再做探讨和研究。

第六节 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溯源及陵园形制寓义探析

一 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溯源

(一) 关于西夏陵仿宋陵说

明《万历宁夏志》卷上(二十三)陵墓条记载:“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僭窃时,所谓嘉裕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现在研究西夏陵者,几乎均持此说。但是,从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来看,只有角台、阙台、陵城前置石象生,陵城有神墙、神门、门阙和角阙,陵城内建献殿和地宫等主要构成要素及其部分配置情况,大体与北宋帝陵相同或近似。

首先,西夏陵陵园外围置四角台,其性质和作用约相当于北宋帝陵的兆域封堠篱寨。北宋帝陵陵园总体占地面积称兆域,兆域范围以“封堠”为标志。即在陵园外围边界上以相隔一定距离的土墩(封堠)为界标,并在封堠之间植以多刺的灌木或乔木,由此将封堠连接围合成兆域,故兆域又称篱寨。西夏陵在形制较清楚的一至六号陵中,一号、二号陵在四角台间筑墙(七号陵残,情况亦应如此),形成外城(与宋陵有别)。其余诸陵园四角台间均无墙,角台间或如宋陵植篱寨(角台,可补宋陵封堠无存之阙)。

其次,西夏陵城的位置、形制和性质如宋陵上宫,陵城内献殿的位置如宋陵(宋陵尚未发现较完整的献殿遗迹)。西夏陵无鹊台,其最前面的阙台相当于宋陵之乳台(后文有说)。至于献殿、墓道、地宫、陵塔南北一线,偏置于陵城中线之西,则是西夏陵独有的特点。此外,西夏陵分四个陵区,陵区内有陪葬墓,在西夏陵东部有砖瓦窑和石灰窑址等态势,亦大体如宋陵。

除上所述,还有下宫问题。西夏九陵均无下宫,故现在都认为西夏陵无下宫。但是,在西夏陵北端发现的一座建筑遗址,却很值得注意。该建筑遗址位于第四陵区之北,西距九号陵210米,西南距七号陵400米。遗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350米,东西宽160米,有三进院落,中院和后院各有殿址,中院两侧有跨院¹,其形制布局与北宋帝陵下宫相似²,故遗址的性质很可能即是下宫。也就是说,西夏陵各陵未建下宫,可是在西夏陵基本形成四陵区之后,即在仁宗仁孝七号陵之时或其后不久,则在陵区北端修建了一座为各陵所共用的下宫。下宫的位置虽然与北宋帝陵下宫在上宫西北略有区别,但却与南宋攒宫的下宫在上宫之北较相似(仁宗时与南宋有较多交往)³。

综上所述,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的一些主要构成要素确如北宋帝陵,其中有些配置情况也较相近。但是,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与北宋帝陵最大的差别,是出现了北宋宋陵所无的双碑亭和月城,并将石象生置于月城内两侧。双碑亭和月城的出现,是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最突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这个较宋陵的巨大变化来看,很难断言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均仿宋陵。因此,下面将进而追溯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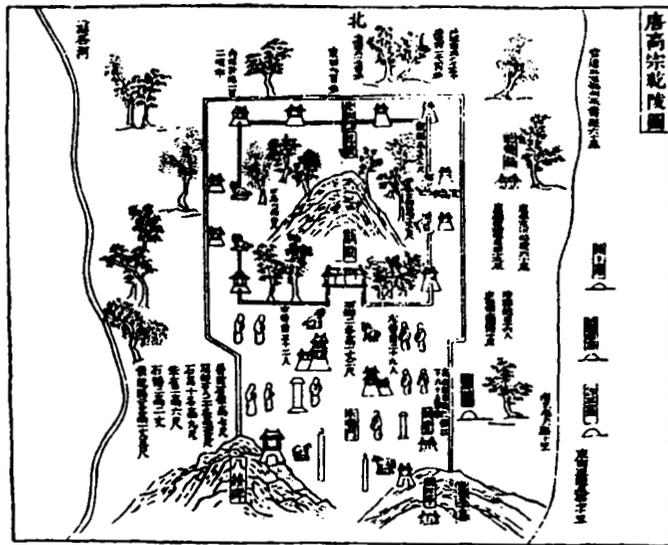
(二) 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主要源于唐陵

现在几乎都认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仿巩县宋陵而作”,其实北宋帝陵陵园形制布局是在唐陵基础上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前引《西夏陵》第77~81页,及第78页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平面图。

2 参见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文中有宋陵下宫平面示意图。

3 孟凡人:《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布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6期。



图三十二 元《长安图志》所载《唐高宗乾陵图》(采自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演变而来的¹。因此,西夏陵与宋陵在陵园形制布局上相同或近似之处,归根结底还是与唐陵的关系问题。其实,西夏陵选址依山而建,同唐陵而不同于宋陵,陵园的形制也主要源于唐陵,就此下面拟分部位略述之。

1、外城

文献记载,唐陵上宫有两重墙垣,《长安图志》所载《唐昭陵图》、《唐乾陵图》均墙垣两重〔图三十二〕。现在乾陵上宫神墙外二百余米处已发现外城垣遗迹,其南面开门²。因此,西夏陵有的陵园设外城或夹城,应与唐陵有一定关系。

2、阙台、双碑亭、月城与石象生

唐乾陵陵园〔图三十二、三十三〕南端置二鹊台,鹊台是进入封域的标志。在鹊台之后有乳峰双阙,乾陵之后唐陵建乳台,乳台双阙(三出阙)是陵园门阙,其后为神道和两侧石象生行列。西夏陵陵园二阙台后接神道,置碑亭和石象生,其性质如唐(宋)陵之乳台,故西夏陵无鹊台。又唐乾陵在上宫南神门(朱雀门)南21.6米处,东面立“无字碑亭”,西面立“述圣碑亭”,碑亭为面阔进深各三间的方亭。上宫四神门外各筑二阙,并在南门朱雀门外双阙之北,朱雀门南两侧置六十一王宾石像(东29尊,西32尊)³。西夏陵阙台(乳台)、双碑亭(少数三碑亭)、月城及月城内两侧石象生的配置态势大体如唐乾陵。即西夏陵缩短了阙台至月城间神道的距离,在阙台后置二(或三)碑亭,将唐陵置于乳台后的石象生改置于唐乾陵六十一王宾石像处,又将唐乾陵南神门外双阙变成月城门阙,并在相当于六十一王宾像的外围砌墙,仿瓮城形制营建月城。月城内神道位置及东西两侧配置石象生的态势,亦如乾陵朱雀门前神道两侧六十一王宾像。

3、陵城神墙、神门、门阙、角阙和献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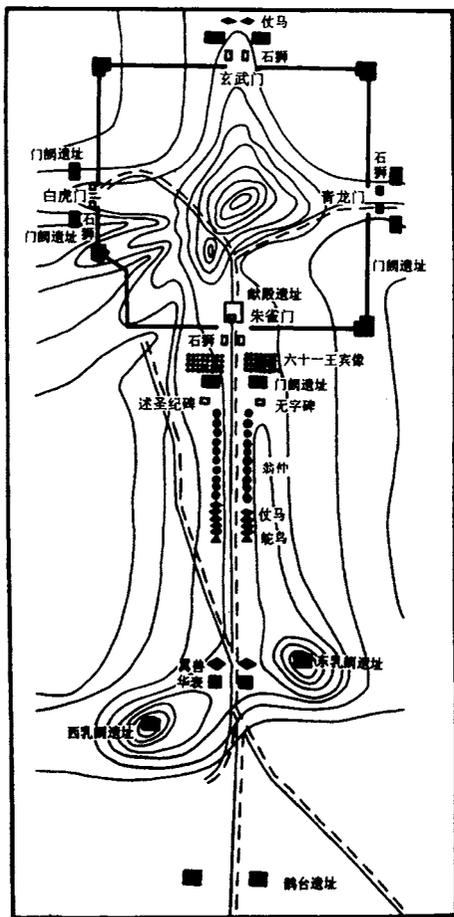
唐陵上宫平面大体呈方形,四面夯筑神墙,墙顶双坡铺板瓦,墙身抹白灰和朱浆,下砌散水⁴。四面神墙

1 关于北宋帝陵陵园形制布局与唐陵间的演变关系,拟另文介绍。

2 陈安利:《唐十八陵》第5页《长安图志》所载《唐高宗乾陵图》,第52页记述在乾陵内城之外发现外城遗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3 参见前引《唐十八陵》第51页唐乾陵平面图及文中的记述。

4 前引《唐十八陵》第25页。



图三十三 唐乾陵平面图(采自《唐十八陵》)

各开神门, 两侧有门阙, 其中唐乾陵门阙三出阙, 门楼楼阁式。有的唐陵上宫侧面门为过殿式, 如唐桥陵上宫东、西门未探出路土, 在东门洞内断面处见到白灰墙皮¹, 四周应有围墙。这种门实际上是一座殿, 无通行功能²。唐乾陵之后各陵上宫四隅置角阙, 角阙平面多为方形或圆形, 阙上有建筑³。上宫内献殿置于南神门内, 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⁴。西夏陵陵城平面方形或长方形, 夯筑神墙, 墙顶覆瓦。神墙四面开神门, 两侧有门阙(三号改三出阙); 有的陵城东、西、北三门或东、西二门不通行。上宫四隅置角阙(三号陵角阙为三出阙变体, 上有建筑); 献殿在南神门内, 平面呈长方形(三号陵八角形台基上建外圆内方形献殿)等, 均与唐陵相似。此外, 唐陵南神门门楼楼阁式, 余三面不通行的神门过殿式, 对西夏陵城四城门迄今不明的形制, 也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情况表明, 西夏陵陵园除陵塔之外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性质和配置状况几乎都与唐陵有关。其中特别是构成西夏陵主要特色的外城、夹城、阙台、双碑亭、月城及月城内石象生的配置形式均脱胎于唐陵。前述西夏陵仿宋陵, 除角台和下宫等外, 余者均与唐陵相同。因此, 西夏陵陵园的形制布局, 实际上是以唐陵模式为基础, 并吸收宋陵一些因素而发展变化的, 说到底其形

制布局是源于唐陵。这种状况, 应是西夏建国前与唐朝长期的密切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在西夏陵上的反映。

(三) 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在唐宋陵基础上变异的原因

关于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在唐宋陵基础上的变异, 在此主要谈西夏陵前区独特布局形式, 以及献殿、墓道、地宫、陵塔南北一线偏置于陵城中线之西的两个问题。

1、西夏陵陵园前区形成独特布局的原因

西夏是地方割据的小国, 西夏王只是自称“皇帝”, 故其王陵的规模不可能比拟于唐宋帝陵。由于西夏王陵规模较小, 所以陵园前区神道和石象生行列不宜过长, 其长度必须与陵园和陵城规模保持适度而恰。当的比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西夏陵陵园的神道不仅较唐陵神道大为缩短, 而且在依循宋陵缩短神道之制时, 又较宋陵神道略短。其次, 石象生行列(调查资料估计, 西夏陵石象生约30件左右)是缩短神道的最大障碍。为解决这个问题, 遂仿唐乾陵六十一王宾像配置形式, 将石象生行列分段置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 并在其外

1 按, 西夏陵墙体等施赭红色, 仅三号陵碑亭见白灰墙皮, 西夏陵陪葬墓墙体等施白色。唐陵墙体抹白灰和朱浆, 唐桥陵上宫东门洞内见白灰墙皮; 宋陵墙体等施红色。看来西夏陵施色主要是仿宋陵。

2 前引《唐十八陵》第27、28页。

3 前引《唐十八陵》第29页。

4 前引《唐十八陵》第30、31页。

围护月城。从而改变了宋陵石象生行列拥挤在乳台与南神门间短神道上的状况。此外，石象生行列分段置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之后，从阙台至月城门间神道则过于空旷，所以又仿唐乾陵在乳台（阙台）之后置二碑亭（有的置三碑亭）。

上述情况表明，西夏陵前区的独特布局形式，乃是在陵园规模较小，必须较已往帝陵缩短神道的前提下权变的结果。而这种权变又恰有唐乾陵碑亭和六十一王宾像配置模式可以借鉴，因而就形成了将神道按前后相连的两段设计，前段置阙台和碑亭，后段置月城和石象生的独特布局形式。这种布局形式，既达到了神道长度与陵园和陵城规模比例合宜的要求，又使神道空间序列层次疏密结合，错落有致。而神道以月城石象生组群凝重收尾，并与陵城相依，使二者相辅相成，则更增强了神道、月城和陵城应有的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

2、献殿、地宫、陵塔南北一线偏置的原因

西夏陵献殿、墓道、地宫、陵塔南北一线偏置于陵城内中线之西（以三号陵来看，偏 5° ，方向为 145° ），此现象为历代陵园中的孤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记载：“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乱。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谓之‘座位’，座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胜负”。在佛教传入西夏以前，党项人一直崇信鬼神，所谓跋焦占卜法，就是西夏人信奉的灸勃焦占卜法。按照这种占卜信仰，居中处皆为鬼神位，凡人事皆不可当此禁忌之位（西夏一号、二号陵陵城中心台，或即表示鬼神之位）。故西夏陵献殿至陵塔南北一线均偏置于陵城中线之西，现在西夏陵的研究者多持此说¹。

二 西夏陵园形制寓意探析

（一）西夏陵陵塔、陵城和陵园整体形制之寓意

1、西夏陵陵塔的性质与寓意

西夏陵陵塔的出现或受北宋帝陵三层高陵台的启迪，从西夏陵大型陪葬墓在墓室之上均耸立塔式高封土来看，西夏陵陵塔原本或亦仿宋陵之陵台。但是，西夏陵却将陪葬墓塔式高封土改置于地宫之后，变成佛塔式的陵塔。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使陵与陪葬墓在规制上形成严格的等差，而且其性质和寓意也进一步深化和升华。

据前述资料，正式发掘的三号陵和经考古清理的六号陵，在陵塔前均发现有圆形夯土建筑基址。三号陵圆形建筑基址大致位于地宫之上，六号陵圆形建筑基址则在地宫之后，说明此类建筑基址应与地宫封土无关。由于圆形建筑基址在陵塔前，故必与陵塔有较深的内在关系。我们认为，西夏陵起塔，乃是西夏“皇室”笃信佛教的反映。佛塔意译为坟，源于对佛陀舍利之崇拜。佛涅槃后起塔供养，西夏陵在地宫之后亦起塔供养，显然有比附之意。因此，陵塔的位置和形制结构与封土无关，但其却与前述的塔式高封土和宋陵的陵台一样，仍不失为陵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陵塔更重要的是将死去的西夏皇帝比附佛教的“涅槃”。陵塔前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就是供养象征“皇帝涅槃”的佛塔并与西夏“皇室”世俗祭祀活动相结合的“祭台”或“祭坛”。

¹ 参见前引杜玉冰《西夏陵》，第153页。

由此创造出隆重纪念死者的庄严氛围，以示西夏皇帝在西夏人佛教“涅槃”信仰中的崇高地位，并使之在人间和冥府中成为代表“皇帝”身份地位的象征。

总之，陵塔的设置植根于西夏人对佛教涅槃的信仰，但同时又离不开当时现实社会的传统，所以陵塔的设置也是当时西夏人的葬俗（如陪葬墓塔式封土）和西夏皇帝丧葬规制的反映。因此，陵塔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必然有较深的寓意。对此，前面已略作推测，但其真正的含义，迄今尚无共识性的确解

2、西夏陵陵城仿宫城，并喻为“涅槃城”，陵园整体形制仿都城。

唐宋帝陵上宫形制仿宫城，此后明陵寝宫与地宫前后相连而分置，更明确仿宫城前朝后寝之制¹。由此可见，自唐以后上宫仿宫城已形成传统。从西夏陵陵城来看，陵城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神墙四面开神门，有门阙，四隅置角阙，凡此均属宫城规制。其次，陵城内的献殿相当于宫城大殿，地宫相当于宫城之寝。又陵城南神门与月城相连，月城内两侧石象生行列则象征皇帝生前之卤簿。上述情况表明，西夏陵陵城显然是比拟于宫城。

此外，由于佛塔与涅槃密切相关，故陵塔与陵城相结合，又可将陵城喻为“涅槃城”²。以使死者不生不灭，到达安乐解脱之圣者所居；命终，往生极乐世界（详见后文）。除上所述，若进而言之，西夏陵有外城者，似表现宫城（陵城）之外有外城。有夹城者，似以陵城为宫城，夹城为皇城，四角台连线范围为外城。陵城外无围护者，似以陵城为宫城，四角台连线范围为外城。也就是说，西夏陵陵园的整体形制均在不同程度上模拟都城，其核心和重点表现的则是宫城（陵城）。

（二）三号陵陵园形制寓意探析

1、三号陵是西夏陵体系中真正的祖陵

现在多认为一号、二号陵是西夏陵的祖陵。但是，在西夏九陵中，只有位于一号、二号陵之北第二陵区的三号陵规模最大，形制和结构最复杂。前已推定，三号陵陵主是西夏建国之君元昊，一号、二号陵陵主是西夏建国前的李继迁和李德明，三号陵以北四至九号陵陵主是元昊之后诸帝的陵园。这样，西夏陵就以三号陵为界，分为建国前后两大部分。即卒于西夏建国前葬于三号陵之南第一陵区的一、二号陵，是元昊建国后追溢的帝陵，其对西夏王国来说只是名义上的祖陵。西夏建国后，以三号元昊陵为首陵，故是西夏王国事实上的祖陵。元昊之后的四号至九号陵陵园规模和形制均在三号陵之下，也意在“逊避祖陵”（开明十三陵“逊避祖陵”即长陵之先河），所以三号陵才是西夏王国正式的真正的祖陵。由于三号陵是祖陵，地位崇高，陵园形制结构最复杂，因而在西夏诸陵中形制寓意最完备，表现的也最充分。有鉴于此，探讨三号陵陵园形制的寓意，对其他诸陵无疑也是有较重要参考价值的。

2、三号陵陵园形制重在表现“涅槃”信仰和往生佛国净土极乐世界

（1）三号陵园建筑设计以“天圆地方”为核心理念

三号陵陵园月城长方形，陵城平面略呈方形，四角台连线为长方形之变体而呈梯形，碑亭基座亦呈方形，

¹ 参见前引《唐十八陵》第52页，宋陵上宫，明陵寝宫与宫城的关系，拟另文介绍。

² “涅槃城”经论所载有二义。一乃譬喻之语，盖涅槃系证不生不灭，到达安乐解脱之圣者所居，故以城为喻（《楞伽经》卷三）。二指极乐世界，盖极乐系无为之涅槃界，故为证涅槃寂静妙果之都城，习称“毕命直入涅槃城”，即命终，往生极乐世界（《长阿含经》卷四，《楞严经》卷十）。以上参见《佛光大辞典》第4154页“涅槃城”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方形”成为三号陵的基本框架。其次，碑亭方形基座上的亭呈塔式，门阙和角阙平面和立面呈圆形或圆弧形，其上建立体呈圆形的覆钵式塔；献殿台基八角形上建外圆内方形献殿，陵塔呈圆形覆钵式。上述情况表明，三号陵园设计在总体上乃是方与圆的结合，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参见后文）。具体言之，陵园主体建筑方形，其上的塔式建筑及门阙、角阙、阙台和角台等辅助建筑为圆形。“方”代表大地，具静态特征，“圆”代表天，具向上的动势，两者结合，重在表现长眠于陵宫的陵主灵魂升天的态势。

(2) 三号陵诸塔林立，陵城及陵园形成塔院和塔林

三号陵陵城四神门门阙和四隅角阙置塔，陵城内北端又耸立陵塔作为陵墓的标志，整个陵城犹如一座塔院。其次，三号陵园四角台、二阙台、二碑亭和月城南门两侧门阙之上亦置塔式建筑¹。上述情况表明，三号陵园诸塔林立，陵园置于塔林之中，因而使整个陵园犹如佛国净土极乐世界。

(3) 三号陵陵城更像宫城，恰似“涅槃城”。

前已指出，西夏诸陵陵宫的形制仿宫城，其中三号陵的陵城四神门门阙三出阙，四隅角台呈复合式三出阙样式（参见前述情况），三出阙属宫城规制之列。西夏宫城规制不明，从西夏保存较好的重要城址黑城来看，残存遗址的城西北角台上及相邻两侧城墙上置塔。据此似可认为，西夏都城、宫城和重要城址的门阙、角阙上置塔或已成通例，三号陵陵城上诸塔当是上述情况之反映。因此，门阙和角阙三出阙与诸塔的出现，使三号陵陵城较其他诸陵的陵城更像宫城。

其次，上面已说明西夏诸陵陵塔与陵城相结合，又可将陵城喻为“涅槃城”。具体到三号陵，其陵城门阙和角阙上诸塔与陵塔相得益彰，形成了更加浓厚的“涅槃”色彩，所以三号陵的陵城较其他诸陵陵城更似“涅槃城”。

综上所述，三号陵园特殊的形制结构，以“天圆地方”为陵园设计核心理念，并以此为准，形成三号陵园形制的基本框架。这样就使元昊既葬于以宫城为模式的陵城之中，长眠于大地，又使之处于“天圆”之下，营造出天地交融、视死如生的氛围，重在突显元昊死后在冥府中仍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其次，三号陵园诸塔林立，以佛教涅槃信仰为主线，将元昊之死比附于“涅槃”，将陵城喻为“涅槃城”，使整个陵园仿佛置于“佛国净土极乐世界”之中，充分体现出三号陵陵主希望死后往生佛国净土极乐世界的强烈夙愿。上述情况表明，西夏陵以唐宋帝陵为样本，按照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予以取舍变化，形成了西夏陵的新规制。在此基础上，西夏陵特别是三号陵，更将佛教涅槃信仰和对塔的崇拜纳入其中，并使之与陵园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新型的西夏陵园形制布局 and 结构。此种类型的陵园形制，为西夏所独有，因而成为中国古代陵园形制布局中的奇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中男 徐婉玲)

¹ 前引《西夏三号陵》发掘报告，根据角台，阙台，二碑亭，门阙和角阙的形制，以及其附近堆积中出土塔刹等遗物判断，这些墩台上原均有塔式建筑。